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981
3 April 1991

CHINESE

第二九八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1年4月3日星期三,上午10时30分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

主席:	诺特达姆先生	(比利时)
成员国:	奥地利	霍恩菲尔纳先生
	中国	李道豫先生
	科特迪瓦	贝希奥先生
	古巴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
	厄瓜多尔	阿亚拉·拉索先生
	法国	霍谢卢·德拉萨比利尔先生
	印度	加雷汗先生
	罗马尼亚	门蒂亚努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沃龙佐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戴维·汉内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皮克林先生
	也门	阿什塔尔先生
	扎伊尔	卢卡布·哈布吉·恩扎吉先生
	津巴布韦	赞南加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中午12点开会。

向离任主席致谢

主席(以法语发言): 由于这是安全理事会4月份的第一次会议, 我要借此机会代表安理会感谢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霍恩菲尔纳先生阁下履行了3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责。我相信我是代表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对以出色的外交才干和始终谦恭有礼的风度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工作的霍恩菲尔纳大使表示高度赞赏的。向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代表表示欢迎。

主席(以法语发言): 在会议开始时, 我要向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代表让-雅克·贝奇奥先生阁下表示热烈欢迎。我们期待在安全理事会工作中同他合作。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伊拉克和科威特间局势

主席(以法语发言): 我谨通知安理会, 我收到了伊拉克和科威特代表的来信, 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关于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 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 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 邀请上述代表参加讨论, 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 安巴里先生(伊拉克)和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文件S/22430, 其中载有美利坚合众国、法国、罗马尼亚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全文。我要提请成员注意在该决议

草案第19段文本中所作的技术性修正：在该段英文本的第10行中，“尤其是人道主义需要”这些文字应删除。这一修正将反映在该决议草案的其他语言的文本中。

我谨通知安理会成员，比利时已加入文件S/22430所载的决议草案提案国行列。

我还要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下列信函：伊拉克的信S/22320、S/22321、S/22330、S/22331、S/22332、S/22342、S/22396、S/22399、S/22407、S/22355、S/22356、S/22357、S/22360、S/22364、S/22365、S/22370、S/22371、S/22375、S/22380、S/22384、S/22416、S/22420、S/22421、S/22422、S/22423、S/22431和S/22434；

科威特的信S/22338、S/22394、S/22395、S/22406、S/22359、S/22367、S/22376、S/22389、S/22427、S/22432和S/22433；

卢森堡的信S/22323；

捷克斯洛伐克的信S/22325；

沙特阿拉伯的信S/22327、S/22413和S/22350；

秘书长的信(S/22328、S/22333、S/22400、S/22409、S/22366、S/22387和S/22419)；

几内亚的信(S/22329)；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2322、S/22334和S/22361)；

尼日利亚的信(S/22335)；

埃及的信(S/22336)；

巴勒斯坦的信(S/22337和S/22391)；

泰国的信(S/22339)；

文莱达鲁萨兰国的信(S/22340)；

美利坚合众国的信(S/22341)；

博茨瓦纳的信(S/22343)；

加纳的信(S/22346)；

越南的信(S/22347);

日本的信(S/22349和S/22403);

法国的信(S/22358);

苏丹的信(S/22372);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信(S/22374);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信(S/22379);

孟加拉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吉布提、印度、约旦、黎巴嫩、波兰、罗马尼亚、塞舌尔、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毛里塔尼亚、巴基斯坦、菲律宾、乌拉圭、越南、也门和南斯拉夫的信(S/22382);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信(S/22392);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信(S/22412);

阿曼的信(S/22424);

卢拉布·克哈布吉·恩扎吉先生(扎伊尔)(以法语发言):我要通知安理会,扎伊尔已成为决议草案S/22430的提案国。

主席(以法语发言):科威特代表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极为荣幸地代表科威特代表团并以我个人名义,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相信,你的经验和外交才干将使安理会能够象前几个月一样,充分履行其职责并继续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你所代表的友好国家比利时,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成员,而且是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的伟大倡导者。我国与比利时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

我还愿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前任、我的同事奥地利常驻代表彼得·霍恩菲尔纳先生在重要的三月份中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并感谢他在完成安理会在该月份中所面临的任务时的杰出表现。

我国代表团还高兴的欢迎科特迪瓦新任常驻代表、我的同事让-雅克·贝齐欧

先生。我祝他任期愉快,工作取得成效,我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充分合作。

安理会今天为就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而召开的会议,的确是目前危机情况中的又一历史性事件。其重要性等同于安理会成员通过第678(1990)号决议的早些时候举行的历史性会议。该决议授权与科威特政府合作的国家使用一切必要手段,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并执行安全理事会所有有关决议。

可以认为,现在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概括总结了安理会早些时候在果断负责地执行国际法与国际合法性过程中通过的有关科威特的各项决议。该有效行动体现了安理会极度关心《联合国宪章》所产生的集体和平与安全概念的现状与未来。它还反映出国际大家庭所决心建立的新世界秩序的内容和概念。国际社会还决心鼓励人们致力于、并在必要时候推行这一新的世界秩序。

美国国务卿于通过第678(1990)号决议之日的1990年11月29日在安理会上的讲话是如此正确。他那一次回顾了国际联盟在1936年解决埃塞俄比亚危机——它当时是一个某一占领国的侵略、占领和野蛮行径的议题——时的失败,他比较了那一次的失败和安全理事会这一次坚决反对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和破坏该地区和平与安全行径的成功。

贝克先生指出,已故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当时发出的呼吁没有得到国际联盟的倾听。国际联盟为扭转这场侵略、把埃塞俄比亚人民从这一占领和殖民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进行的努力失败了。随后,国际舞台上爆发了一场战争和动乱。1990年,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抵御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并扭转其危险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毫无疑问,这一胜利将成为未来世代应效仿的榜样。

国际社会吸取了自己的教训。国际社会以其空前的集体立场表明,无视侵略的罪恶或宽恕其罪行实际上意味着参与侵略。

最近有人说,当国际大家庭各成员一致地对《联合国宪章》作出明确和有效的承诺之时,当它们把其言词转变成行动、把其口头承诺和道义支持转变成有效的行动和实际安排之时,科威特的历史就揭开了新的一页,这种说法是毫不夸张的。

当国际社会有效地抵御伊拉克对科威特的野蛮侵略之时,《联合国宪章》及其所有崇高原则就成了法律,这种说法是毫不夸张的。它证明本组织及其安全理事会是集体安全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有效工具,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可以仰赖《宪章》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它证明会员国对《宪章》的集体承诺是各国稳定、和平与安全的最可靠的保障。

现在让我们自问,科威特和伊拉克的碎石和废墟中是否会真正产生有效的国际团结,就象长生鸟一样从灰烬中再生?在科威特休眠、甚至行将死亡之时,科威特的困境和其人民的痛苦灾难是否真正为集体安全原则的复活奠定了基础?国际社会抵御伊拉克野蛮的侵略并战胜了这场侵略,这是否能被认为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国际社会真正意识和全世界深深认识到国际社会全体成员明确需要具有集体处理影响到其共同命运并奋起抵御不受边界和公约约束的罪恶力量的真诚意愿?

的确,科威特悲剧造成了所有这一切;这场悲剧表明了我们过去甚至在危机发生前多次呼吁的所有这些重要目标的可行性和现实性。联合国及其目标和成就只是在文字上反映出其会员国的行为、其对《宪章》原则的承诺和其对加强这些原则的关心。

我们正在真正地目睹世界上出现国际合法性的新曙光,这个曙光将保护所有大大小小的会员国。今天,安理会正在继续面对现在或未来任何人挑起的罪恶侵略的这一历史性和史无前例的征程。因此,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努力政治方面的结束和国际部队在全能的真主的保佑下十分成功地进行的军事方面的努力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一个侵略政权竟敢消灭一个和平安全的国家、对其人民实施暴行并在全世界的眼前连续八个月强加各种压迫和非人道的做法,然后再污染海洋环境并燃烧油井——油井在很长时间内将继续燃烧,这是难以想象的;这一政权竟被允许恢复过去的局势而不承担全部责任,没有迫使它支付所有赔偿并交回所有被掠夺的财产,也没有剥夺其发动侵略的手段并根据明确的国际保障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也是难以

想象的。

今天，我们认为秘书长的代表阿提萨里先生的报告——报告是他率领技术小组视察科威特后在几天前发表的——能最好地证明科威特所遭受破坏的严重性。他指出：

“毫无疑问，有人处心积虑想消灭科威特、消灭其民族特性及其人民对其历史与成就的自豪感。破坏的方式，及其协调一致掠夺与大规模抢劫，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和我的同仁感到有幸目睹一个国家的再生，虽然情景是异常令人伤痛的。”(S/22409, 第41段)

我谨借此机会感谢阿提萨里先生和其小组的全体成员，他们为履行其使命、为向国际社会通报残忍的巴格达政权对我国造成的巨大悲剧进行了诚挚的努力。

谈到阿提萨里先生的报告，我回想起他在前一份报告中有关伊拉克被倒退多年并遭到大规模破坏的内容。我们以痛苦和悲哀的心情试问：是谁使伊拉克倒退多年？是谁造成了所有这些破坏？是谁把其人民从幸福和进步中带入了这一悲惨局势？这一局势类似一场内战，巴格达政权正在这场内战中继续写下其在开始压迫其他民族之前压迫本国国民的残酷记录。

这一整个事态的原因都在于那个政权，它在1975年同伊朗签订了阿尔及尔协议，在伊拉克同它的邻国伊朗之间建立和平，然后却悍然无耻地入侵伊朗，在全世界面前撕毁和践踏这个协议。又是这个政权，它傲然推诿它根据1963年科威特——伊拉克协议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它在两国官员会谈之后的几小时便占领了科威特，打击了《阿盟宪章》、《联合国宪章》和所有国际法和准则。那个会谈只是一出戏，一个用来掩盖这个政权准备入侵和侵略的烟幕。正是这个政权的总统于1980年2月亲自在巴格达保证不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指出尊重所有大小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和主权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愿引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接受埃及《金字塔》报编辑采访时说的话：

“我过去曾提及伊拉克总统在拉巴特首脑会议上对所有国家元首和律师们说的话。他的讲话的文本在到处都有案可查。他说如果伊拉克侵占一个阿拉伯

国家,你就应该起来反对伊拉克。这是一个明确、毫不含糊的讲话,而如果我们照其办理,他难道可以给我们扣上卖国贼和代理人的帽子?这真是荒诞。”

安理会没有足够的时间听取关于巴格达政权过去作为的详细叙述。我们无须评谈,因为各会员国对于其一切行径都很清楚。因此,我们要求安理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我们和本地区各国人民保证伊拉克政权尊重对它适用的一切协议和公约中规定的义务和责任。伊拉克政权已肯定无疑地证明了它没有信誉,不顾一切条约和协议。无视一切法律和最基本的原则和准则。例如,尽管巴格达已宣布接受安理会第686(1991)号决议,但它尚未按照该决议的要求(在决议中它从法律的角度正式接受了赔偿的原则)归还从科威特抢走的财产,甚至尚未发表声明。

对于这样侵略性政权,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决然和严格的立场,并坚持到底。不惩治违法者,我们就谈不上开创一个世界新秩序。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利用边界问题实行地区扩张或进行侵略冒险,以军队践踏良民和以子弹和炮火代替言语和对话。因此,安理会的这一历史性的决议草案今后应成为保护该地区使其免受巴格达政权之害的盾牌。这对世界任何其它地区因专制和自大狂而有意干出这种坏事的任何其他政权都应是一个教训。安理会应毅然决然并充分有效地对付所有方面和问题。除了赔偿、保证和权利之外,还应审议裁军问题。也应处理伊拉克可怕的军力,为此曾通过许多非法渠道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其目的不在于建立国防军,而显然是为了实现人所共知的地区扩张的目标。不幸的是,这种军力是以牺牲伊拉克人民的发展为代价而部署起来的,而且归根结底是以牺牲安全和稳定并以牺牲在伊拉克北部、南部以及其它地区的反对该政权的人民起义中死去的无辜公民的生命为代价的。

解放科威特的战斗是从安理会发动的,我很高兴能请安理会记录在案:科威特自由了,其骄傲的人民已在建设和改革的战斗中重新行使其权利和责任,其合法政府已回来领导其公民走上幸福的道路。任何一国人民的历史都只是由一系列痛苦和欢乐的经历组成的,这些经历表明这个人民热爱其自由选择的宪法和政治制度。我们完

全有信心并深信，侵略的悲剧使我国人民更热爱其国土并为之感到自豪，它将使我们人民加倍努力振兴和重建祖国。我们将按照1961年科威特独立后出现的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价值观、我国的宪法和通过我们所有的民主体制完成这一任务。

科威特将一如既往确保尊重所有人的基本自由、人类尊严和人权。科威特将永远一视同仁地保护所有在其领土上居住人们的安全。

科威特以其作为一个对携手共同为科威特服务并诚实谋生的兄弟和朋友们殷勤好客的国家而著称于世。我们将继续欢迎他们并赞赏他们的工作。我们拒绝接受所有可能忘恩负义的人、所有那些可能侵犯科威特利益、破坏其人民的原则、价值观念和自豪感的人。我们在采取各项针对我国居民无论是科威特人还是外国人的行动过程中，将遵循我们宗教的教诲和法统，我们不会感情用事。

愿真主支持我们、帮助我们。最后，我们感谢全能的真主，以此结束我的发言。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科威特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伊拉克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安巴里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祝贺你担任四月份安理会主席。我相信，你将尽量充分履行你作为主席的职责。我还要向你的前任奥地利大使深表赞赏，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堪称楷模地作出了持续、不懈的努力。

当安理会在其1990年11月29日的会议上对成为第678(1990)号决议的文件进行表决之前，我曾荣幸地向安理会发言，当时我谈到安理会在该决议第二段授权联盟成员国使用各种必要手段，执行第660(1990)号决议及以后各项决议，包括当时通过的那项决议。含有联盟成员国单独和集体地使用武力内容的这项授权超过了安全理事会的权限并违背了《宪章》。

我们的立场是以各种考虑为依据的。依照安全理事会决议使用武力应该遵守第42条及以后各条规定。这样作应以实现安全理事会具体规定的目标为限，而不应旨在实现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的目标。《宪章》规定，安理会决定使用武力执行其决议时，使用之国际部队应依照安理会和有关国家缔结的双边协定由国家军队构成，供

安全理事会调遣,并由军事参谋团指挥、悬挂联合国旗帜。在没有满足这些条件时,授权某些国家单独或集体地使用武力无法保证他们单独或集体地超越安理会原先规定的限度和目标。实际上,在没有安理会监测的情况下,几乎肯定要超过这些目标。

伊拉克已经接受安理会在被称为“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局势”的项目下通过的第660(1990)号和第678(1990)号决议以及其它各项决议。但是,在美国指挥下的联盟今年1月16日晚和17日以空中轰炸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直到2月28日暂停地面军事行动以后所采取的行动在其暴力和残酷性方面超越了第678(1990)号决议的目标。

美国在开始空中轰炸伊拉克以后,从1月16/17日起直到2月28日宣布暂停进攻为止,每天不分昼夜地进行了数以千计的袭击。

飞机投到伊拉克的总炸药量为88 500吨,几乎等于7个美国在广岛投掷的那类原子弹的爆炸当量。

美国的新闻媒介把空轰炸描述成使用最新军事技术、空中发射激光制导炸弹或“聪明”炸弹,只袭击战略目标和军事目标,而不袭击民用目标。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进攻部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B-52型轰炸机,该机种只携带从30 000多英尺高度发射的“傻瓜”炸弹,从而几乎不可能分辨民用目标和军事目标。轰炸民用目标和屠杀平民是一种故意行为,美国及其侵略伙伴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美国公共关系机器曾使用“附带损害”措词描述被美国炸弹和其它盟军伙伴的炸弹击中的受害平民及民用目标。这使得人们想起,同样的美国机器曾使用过另一种美国表达方式“平定”,来描述在越南使用有毒化学物质的歼灭行动,以及毁灭村庄森林的行径。这只不过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年一书中所描述的这类语言的新的补充。

暂停军事行动后的军事统计数字所揭露的事实表明,美国飞机击中的大部分目标都不具有军事性质,它们并没有击中所要袭击的军事目标。我们只要读一读1991年3月16日《华盛顿邮报》引用美国空军司令梅里尔·A·麦克皮克将军声明的一份

报道就够了。该报称,投在伊拉克城市和村庄的炸药总数为88 500吨,其中只有7%是制导炸弹。

载于《华盛顿邮报》中的这篇报道提到了麦克皮克将军所说的话,即在投掷到伊拉克城市和村庄里的188,500吨的炸弹里,只有百分之七有导向装置。如果这些炸弹命中率为百分之九十,那么美国炸弹的平均命中率只有百分之三十。这些武器百分之七十没有击中目标,而平民目标被击中,造成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老人的死亡,成千上万的房屋和其他民用设施的破坏。

上述是《华盛顿邮报》报道的美国空军司令所说的一段话。

我要在此指出,美国及其盟国在它们军事行动中超越了安全理事会第678(1990)号决议的范围。因此,美国及其盟国应当对它们在军事行动中的远远超越第678(1990)号决议范围和目标的过度行为承担充分的责任。这项决议只提到伊拉克部队从科威特撤走以及恢复合法当局。

在这里我想提一下联合国秘书长派往伊拉克的特派团的报告,该特派团从1991年3月10日至17日在伊拉克进行调查。该特派团由联合国大多数组织和机构的代表组成。在其1991年3月20日的报告中,该特派团指出:

“...应立刻说明的是,我们所曾看过或读过的东西中没有一样使我们对伊拉克这个国家受到的特大破坏有心理准备。在1991年1月之前,伊拉克是一个高度城市化和机械化的社会,然而最近的冲突几乎毁灭了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设施。”(S/22366,第8段)

特派团仅去了民用设施和城市,而没有去军事目标。在这一报告中,特派团继续指出:

“现在大多数现代生活所需的建设不是被摧毁就是陷入瘫痪。伊拉克已退回到工业化之前的年代,这种状况要持续一段时间,它已经完全没有依靠大量使用能源和技术的工业化之后社会的能力了。”(同上)

我们要求美国及其盟国回答下列问题:使伊拉克社会和伊拉克经济设施退回到

工业革命之前的状况难道是第678(1990)号决议的目标之一吗？还是对伊拉克所有这些城市和村庄以及重要设施造成的全面破坏仅仅是一个过失，仅仅是附带的破坏？

今天安全理事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提到了执行第661(1990)号决议，该决议决定对伊拉克强行进行经济和财政封锁，它是从1990年8月6日开始生效的，而且实际上仍然有效。该决议草案指出将继续进行封锁。

在这方面，我必须再次提到我已经提到过的联合国特派团的报告。该报告的最后一段中载有下列警告：

“如果对维持生命的大量需要不能迅速满足，伊拉克人民无疑不久便将又有一场灾难，可能会有瘟疫和饥荒。”(S/22366, 第37段)

我还要问一个问题：为了实现第678(1990)号决议的目标，难道有必要破坏水和排污设施吗？难道那些对它们的技术和激光导弹感到无比自豪的部队不知道结果污水流满了街道，流进了民房和河流吗？也许这也会说成是“附带破坏”。发电站是战略目标，因为电力是伊拉克部队所必需的。但是，这些部队也需要水、空气和医药。难道毒化伊拉克的水和空气以及毁灭伊拉克人民是为了不让伊拉克军队获得其基本需要吗？难道真有必要歼灭伊拉克军队吗？这是盟国的一位军事指挥官最近所说的话。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保护战俘和其他人以及以限制战争的野蛮和残酷为目的四项日内瓦公约有几条得到了执行？难道要宣布这些公约无效吗？根据美国在对伊拉克进行的侵略中的战略，杀害平民和破坏民用生活和安全所必需的设施似乎需要不分昼夜地，对民用和军事目标不加区分地进行持续轰炸。四项日内瓦公约不仅应当得到小国的尊重和遵守，而且更应当得到拥有否决权和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大国的尊重和遵守。在这些大国中，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首先应当这样做。违反《日内瓦公约》、《核武器不扩散条约》或《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应当受到制裁，难道这些大国就可以免受这种制裁吗？美国及其盟国对伊拉克的破坏超越了第678(1990)号决议的范围和目标。这一破坏不仅是有形的：瘟疫将广泛传播，基本的医药需求不

再能得到满足。这一破坏将对未来的几代人产生长期的影响。

《时代》杂志在1991年3月18日的期刊中发表了一篇令人惊讶的文章，而美国新闻界却对此文章保持着出奇的沉默。该文章指出，亚伯拉姆斯坦克和A-10型霹雳战斗轰炸机发射了用贫化铀制造的炸弹。这种物质散发放射性氧化铀。任何接触到这种射线的人在今后几年中可能会得各种癌症。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投掷在民用和军事目标以及投掷在伊拉克乡村的炸药总吨数——包括那些用贫化铀制造的炸弹——，我们必须质问美国，它在战争中是否真正遵守了国际协议或道德原则。

那些想为这些非人道行为进行辩护或为其寻找借口的人也许会说，这些担心完全没有科学基础，或者说美国当局对其不知晓。但是，这些担心是基于美国当局所了解的实实在在的科学事实之上的。这家杂志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1980年，在当局发现一家使用贫化铀的工厂的周围的幅射量比可接受的平均程度高出25倍之后，纽约州不得不关闭这家工厂。如果美国当局知道这一事实，难道他们不是力图——除了经济上摧毁伊拉克、消灭其军队、杀害数万平民并剥夺其他伊拉克人民今后数年赖以生存的基本手段——削弱伊拉克社会的今世后代？

鉴于这种情况，我想简短地谈谈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中的一些最重要的段落。自从伊拉克宣布对自1990年8月2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其中包括在其最后一段宣布安理会将继续保证最后停止敌对行动的迅速确立的第十三项决议，即第686(1991)号决议——的承诺以来，也许安理会大多数成员都认为美国的新的决议草案将限于取消对伊拉克的经济封锁、给遭到冻结的资产和财产解冻、宣布永久停火并结束伊拉克与联盟各国之间的敌对行动，以及在敌对行动的地方建立和平关系。但是，新的决议草案提出了以前的决议中从未提到，或者以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涉及到的新问题。

我对于决议草案的主要段落的立场可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对于边界问题而言，安全理事会以前从未对联合国会员国强加有争议的国际边界。得到承认的国际

边界是各国领土完整的基本柱石。因此应该考虑到有关各国的意见。伊拉克认为这一问题以及此项决议草案对它的处理办法是对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草案文本违背了第660(1990)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该段要求伊拉克和科威特开始进行谈判,以解决其分歧,这些分歧中包括边界分歧。伊拉克保留其根据国际法要求合法的领土权利的权利。它根据《联合国宪章》理解目前的决议草案文本,此方面的国际法的规定仍然有效。

第二,对于赔偿问题而言,伊拉克认为决议草案文本是根据第674(1990)号决议中有关赔偿原则的国际法规定达成的。因此,伊拉克保留其要求赔偿所遭受的所有损失的权利,造成损失的原因是超越了第678(1990)号决议所授权的使用武力的范围,该决议授权某些国家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执行第660(1990)号决议及其后的所有决议。只要求伊拉克进行赔偿并采用决议草案中的胁迫态度只能使伊拉克重建其经济和重要设施的能力瘫痪,使伊拉克人民今后几代人都不能取得一个体面生活的最低生活标准。

第三,对于摧毁武器问题而言,如果草案文本的目的在于恢复该区域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显然只是伊拉克着手这项任务是不能使该目标得到实现的。本地区还有一些国家拥有此类武器,首先是以色列,它于1981年攻击了和平的伊拉克核设施。保留它们的储存将使威胁长期存在,而正是这种威胁先导致伊拉克武装自己,为捍卫其国家安全而以发展为代价。以不符合所宣布的目标的方式只是将文本运用于伊拉克是两面手段,这证明在处理同样性质的问题上使用的是双重标准。伊拉克认为,如果安理会不续之以一项类似的全面综合方案,使整个区域消除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那么此项文本将不能在实际上取得预期的目的。只是要求伊拉克裁军将在该地区造成一个政治、军事和安全真空,吸引不止一个国家以牺牲一个或多个邻国为代价,满足其贪婪之心,从而使整个地区陷入不稳定状况,遭受更多的暴力和战争。

第四,对于经济封锁问题,我国政府认为,不顾访问伊拉克的联合国特派团的报告中所提到的一切,不顾伊拉克已接受执行有关该问题的所有13项安全理事会决议,

并消除了促使安全理事会通过第661(1990)、665(1990)、669(1990)和670(1990)号决议的所有原因这一事实,继续实行陆、海、空封锁以及对资产的冻结将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并可被视为是经济侵略,是在明确侵犯《各国经济权利及义务宪章》及人权公约,首先是生存权利以及获得尊严与自由的权利。

如果安理会坚持继续实行封锁和经济制裁,伊拉克和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会发现,世界新秩序实质上是美国权利凌驾于全世界及其国际组织之上的秩序,是将美国的意愿强加于国际社会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宪章》被当作工具,使美国掠夺他国的经济资源、在世界实行霸权的欲望披上合法外衣,从而导致出现一个比旧殖民主义时期更加残酷、凶狠和贪婪的新殖民主义时期,世界希望旧殖民主义时期结束,然而,它却在“世界新秩序”的旗帜下重新出现。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伊拉克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对文件S/22430所载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情况就是这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在把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之前,我首先请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阿什塔尔先生(也门)(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热烈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深信,你将成功地主持安理会事务。

如果我不向以外交才干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工作的奥地利大使表示感谢和祝贺,那将是一个疏忽。

我也要向科特迪瓦新任常驻代表表示欢迎,并祝他事事成功。

2月28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宣布中止在海湾的军事行动,3月2日,发表这项最初声明后不到48小时,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686(1991)号决议。该决议要求伊拉克执行安全理事会所有12项决议,包括取消其声称吞并科威特的行动,释放所有战犯,归还

被伊拉克攫取的财产,提供一张标明所有地雷和饵雷的地点的地图,以及参加为停止敌对行动作出安排的会谈。第二天,伊拉克同意执行第686(1991)号决议,并且随后开始执行所有其他决议。

大约三星期后,率领特派团前往伊拉克访问以评估伊拉克人道主义需要的阿提萨里先生提出了报告。事实是,这份报告揭露了伊拉克及其基础结构遭到破坏的程度,并在新闻界和其他传播媒介中引起许多评论。鉴于这份报告的重要性,并且由于它与我们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的看法有关,请允许我宣读报告的第8段:

“我和特派团成员完全熟悉关于伊拉克局势的新闻报道,当然,也完全熟悉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关于大巴格达地区饮水、环境卫生和保健状况的报告。不过应立刻说明的是,我们所曾看过或读过的东西中没有一样使我们对伊拉克这个国家受到的特大破坏有心理准备。在1991年1月之前,伊拉克是一个高度城市化和机械化的社会,然而最近的冲突几乎毁灭了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设施。现在大多数现代生活所需的建设不是被摧毁就是陷入瘫痪。伊拉克已退回到工业化之前的年代,这种状况要持续一段时间,它已经完全没有依靠大量使用能源和技术的工业化之后社会的能力了。” (S/22366第8段)

特派团建议,鉴于目前情况如此困苦,而且预测的情况十分严峻,关于粮食供应和农业设备与农业用品进口的制裁措施应当立即取消。安全理事会批准了这项建议并取消了对食品和人道主义需要实行的禁运。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冗长复杂的决议草案,其中包括对伊拉克及其人民十分不公正和十分苛刻的正式停火条件。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划分边界、保障边界,销毁导弹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伊拉克支付战争赔偿费,以及除对食品和医药外继续实行禁运。

我将不细述这项决议草案,也不谈论它的个别段落和各个部分,我要发表以下看法,指出该决议草案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特征。

它的特征和特点是什呢? 第一,这项决议草案的特点是,它倾向超越《联合国

宪章》及安全理事会的任务和决议。

这一点可以文件证明如下：第一，规定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违反安全理事会第660(1990)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双方立即进行密集谈判，以解决它们的分歧。我们或许应提到，安理会从未规定过任何边界。这一任务一贯是留待谈判或经有关各方同意后，提交国际法院裁定。

第二，保证已确定的边界的问题。安全理事会保证任何国家的边界是绝无任何先例的。这不是为要求安理会保证很多其它国家的边界——一个分歧不胜枚举的方面——开方便之门吗？

第三，具体规定伊拉克应按其战争责任支付赔偿的方法的问题。确实，按照国际法伊拉克应承担这一责任。但是为什么要让秘书长卷入这一属于国际法院职权范围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

“法院之管辖包括各当事国提交之一切案件，及《联合国宪章》或先行条约及协约中所特定之一切事件。”

《规约》继续指出：

“本《规约》各当事国得随时声明关于具有下列性质之一切法律争端，对于接受同样义务之任何其它国家，承认法院之管辖为当然而具有强制性，不须另订特别协定：

“（子）条约之解释。

“（丑）国际法之任何问题。

“（寅）任何事实之存在，如经确定即属违反国际义务者。

“（卯）”——这是更重要的规定——“因违反国际义务而应予赔偿之性质及其范围。”

对于赔偿，无疑不同国家会提出很多要求。我们难道不需要一个其程序受制于一套规则的中立国家来决定这种要求吗？

决议草案的特点还包括其在政治和地理方面的观点的狭隘。它未触及如果不仅

要在海湾地区,而且要在当然包括中东在内的整个该区域建立长期和平与安全的话,则必须满足的实际需要。下列情况十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首先,我们还是面对强行规定边界而不是要求伊拉克和科威特在联合国协助下进行谈判的问题。不久,在伊拉克或科威特,有人会根据边界是强行规定的而非一致同意的事实,重新翻开有关边界的档案,这难道不可能吗?这会有助于建立睦邻关系和稳定吗?或者,是否可能有人想使两国之间的问题象现在这样继续下去?

此外,还有一个销毁所有化学武器和其它武器、包括弹道导弹及其有关主要部件、修理和生产设施的问题。我们要强调指出,也门支持任何旨在消除中东地区大规模毁灭武器和使该地区成为无核武器区与无大规模毁灭武器区的行动。可是,仅仅销毁伊拉克的武器会有助于根除该区域其它地区同类武器吗?我们认为不会的。由于销毁伊拉克武器及造成军事真空而形成的军事不平衡状态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难道不会导致我们已在目睹的、该区域各国为填补这种真空而进行的竞赛吗?购买数十亿美元武器的交易正在进行,人人都在为获得最大数量的具有当前最高工艺水平的武器而竞赛。

另一方面,中东的军事不平衡状态只会使以色列受益。每当它认为具备不怕任何其他国家竞争的足够的军事力量和军力来源,它就会违抗安全理事会并向它挑战。目前美国和其它国家正为解决中东问题而进行各种努力,且看以色列今日的行径吧。

以色列又开始驱逐巴勒斯坦人,它的部长们称,定居将继续,其总理也说,戈兰将保持现状。这难道没有表明在该区域建立和平与安全方面面临着巨大困难吗?

第三,本决议草案的特点是应用了与第678(1990)号决议相同的逻辑,安理会在该决议中给不限数目的国家以无限的授权,这些国家可以在保证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的幌子下,采取未经明确的行动。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出这一点。

第一,大家知道,我们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的目的是正式宣布停火,仅仅是停

火。这意味着伊拉克和盟军部队之间的战争状态将继续存在,直到根据第686(1991)号决议第8段的规定,明确结束军事行动和敌对行动。但是,这将由谁来确定?这将由盟军部队确定。正是这些部队利用安理会的授权,决定开战,这些部队也将决定停止这一行动。这也许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因为这关系到保证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更关系到保证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这样,在海湾地区的外国部队将根据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在联合国的保护伞下为其存在得到合法性。

第二,占领百分之二十的伊拉克领土的盟军部队将怎样撤出?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在第6段中提到了这一点,该段:

“指出一俟秘书长通知安理会称联合国观察组部署完成,便将创造条件,使根据第678(1990)号决议同科威特合作的各会员国部队按照第686(1991)号决议结束它们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S/22430,第6段)

安全理事会第686(1991)号决议谈到要迅速和彻底地结束敌对行动,而这只能通过签署和约加以实现。换言之,只有满足某些条件,盟军部队才会从伊拉克撤出。这些条件将是这些部队接受的条件,当然安全理事会并没有在本决议草案中明确这些条件。

第三,至于该地区的安全安排,联合国将不是在该区域建立安全的方面,但是,安全理事会将不得不接受将要作出的安全安排或与之共处,因为这些安排将是根据联合国的授权而作出的。

第四,也就是最后一点,本决议草案忽视了伊拉克人民的需求,也没有十分关心他们的需求。本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坚持继续对伊拉克国内平民生活所需的物品实施禁运,这只会伤害伊拉克人民。

伊拉克人民为什么不能进口书本、服装、炊具、建筑材料、汽车和自行车的零部件、电冰箱和空调机、儿童玩具、体育用品和电器及其它类似的器具?这些物品的进口会对伊拉克的军事形势产生什么影响?伊拉克人民已经遭到7个月的禁运,尔后遭到一整个月的空中轰炸,最后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他们为什么还要遭到这种残

酷的待遇？伊拉克人民、其妇女、儿童和老人遭受禁运和战争难道不是不公正的吗？

基于上述原因，也门代表团将不支持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但是，我们要强调我们的一贯立场，我们呼吁采取正确的行动，以和平手段和相互一致解决伊科之间的区域争端，结束过去，开始一个建立在充分尊重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和为两个睦邻国家及其人民的利益而合作的基础上关系的新阶段。

我国也门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参与兄弟国家的争端，我们将始终为单一的阿拉伯大家庭的团结而努力，明天所有的乌云都会驱散。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也门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恩扎吉先生（以法语发言）：首先，主席先生，我谨最诚挚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四月份的主席。我毫不怀疑你的广泛经历以及你作为一个干练的外交家的才能将使你圆满地完成我们的工作。

我还愿祝贺奥地利大使，他干练地领导了安理会三月份的工作。

最后，我愿最热烈地欢迎科特迪瓦常驻代表和代表让-雅克·贝希奥先生来到安理会，并祝愿他工作圆满成功。

安理会面前摆着一份决议草案，它的目标使我有根据希望在它通过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点海湾地区终将实现其持久和平的愿望。这份草案被正确地认为是安理会所处理过的最复杂和最长的草案，它涉及各个领域，其中某些方面联合国的这个声誉卓著的机构过去还从未审议过。

扎伊尔认为，海湾危机的特殊性要求安理会采取特殊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高度重视整个安理会为寻求旨在建立持久和平的解决办法并建立确保该地区稳定的条件所作的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努力。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决议草案涉及的领域，即边界、撤军、制裁、对破坏的赔偿办法、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国际恐怖主义等，这些将导致真正和永久的停火，并是建立我们都真诚希望的和平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关于边界,扎伊尔认为1990年8月2日夜在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爆发的危机首先是由两个兄弟国家之间的边境纠纷引起的。作为其《宪章》中载有边界不可侵犯原则的非洲统一组织的正式成员,扎伊尔认为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可使我们免于存在潜在冲突,并确保邻国间的稳定。我们对此为何如此重视,这是不难理解的。扎伊尔和9个国家毗邻,不能容忍非洲的这一戒律在其它地区受违犯的局面。

决议草案承认在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就划定边界进行谈判的重要性,这对维护未来增添了一个关键因素:要求安理会捍卫这一边界的不可侵犯性。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些条款。

关于撤军,在危机开始时,扎伊尔曾申明希望伊拉克遵守其义务,并作为安理会一员承诺尽力使军队撤出该地区。我国政府感到高兴的是,该决议草案提出部署联合国观察部队,使仍在该地区的军队能够撤出。

关于制裁,我国代表团主要关心的是使平民百姓能取得足够的食品、医药和其它卫生用品的正常供应。由于这些关切在根据第661(1990)号决议建立的委员会的决定中已得到满足,我国代表团同意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中的条款。

关于赔偿,科威特的领土受侵占、人民流离失所、惨遭最残忍的酷刑、经济和环境受破坏,这场危机不是科威特挑起的。因此,在这场危机后,由侵略者伊拉克对其行为负责并给予赔偿是公平的。因此,我们认为建立的机制将确保这一制度和谐地和不偏不倚地运转,因为它是归联合国秘书长指导的。

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扎伊尔认为,该地区各国应共同努力以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但由于伊拉克积聚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固有危险及其被滥用,采取措施消除这些武器是适当的。

关于停火,扎伊尔欢迎这个等待已久的阶段终于来到。的确,自从与科威特合作的各国结束军事行动以来,扎伊尔在等待我们走向这个决定性的停火阶段。今天,我们正在审议的决议草案使我们有机会欢迎建立永久性的停火,我们希望伊拉克迅速遵守其义务以使我们更接近这一阶段。

扎伊尔自从1990年8月2日以来奉行的保护弱小国家的政策一直不变,现愿作下列声明重申这一政策:鉴于我国高级当局同意的各项因素,并为了对自由科威特人民和领导表示慰问,扎伊尔决定作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之一。因此,我们将投赞成票。

特殊的情况要求提出特殊的建议,我国代表团建议安理会同意由秘书长将这个即将成为决议的安理会通过的最长和最复杂的草案送交世界记录大全以便记录在案。

我谨祝贺和感谢秘书长和曾前往该地区并起草了公认甚为有用的报告的他的两位助手。

赞南加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津巴布韦代表团荣幸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毫不怀疑,安理会将把你视为明智和卓有成效的领导,安理会在继续处理非常棘手的议程时需要这样的领导。我们还乐于向你的前任奥地利的彼得·霍恩菲尔纳先生阁下表示衷心的赞赏,他在三月份曾以杰出的技巧和公正不偏的态度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还高兴地向科特迪瓦常驻代表让·雅克·贝希奥先生阁下表示热烈欢迎。我们期望与其密切合作。

安全理事会很快就要对决议草案采取行动,该决议草案的主要目标是正式在伊拉克和科威特及与科威特合作的会员国之间实现停火。该决议草案涉及非常复杂和极为微妙的问题。它所载有的若干决定将确定波斯湾及整个中东区域未来的一些重要方面。

津巴布韦认为,自8月2日以来安理会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波斯湾危机所采取的行动是对付伊拉克入侵和非法占领科威特所造成的特殊局势的正确反应。我们正是根据这一立场解释安理会即将通过的我们面前这项决议草案所作出的若干史无前例的决定的。

津巴布韦的理解是,该决议草案所载的措施旨在处理某些曾导致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冲突的重大问题。我们也理解,文件中原来使我们非常不安的一些规定是为

了确保去年8月科威特遭受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还注意到,在执行文件所载的某些措施过程中将考虑到伊拉克人民的要求和伊拉克经济的需要。

津巴布韦认为,在中东建立一个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目标以及目前的这项决议草案所涉及的在全球禁止化学武器的目标能够促进该区域的持久稳定及安全。但是,我们对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文件所提出的办法是否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方法感到疑虑。因此,我们本来希望在整个区域的范围内实行该决议草案第C节所列明的各项措施。

我国代表团还曾期望安理会依照其3月3日就伊拉克局势的人道主义方面发表的主席声明所阐明的承诺,通过目前这项决议草案,超越第661(1990)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最近作出的决定,终止对伊拉克食品供应和基本民用需求所有剩下的限制措施。津巴布韦认为,这才是对载于文件S/22366的秘书长报告的恰当反应。

最后,津巴布韦对该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32段的理解是,该段所载的内容均不涉及并不适用在占领下正为实现自决而奋斗的人民的斗争。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津巴布韦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阿拉尔孔·德基萨达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告诉你,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看到你主持本月份安理会的工作。在迄今你任职的短暂时间里,我们已经确实看到你主持安理会工作的外交才干、谦恭的风度和正义感。

我还要借此机会--鉴于我们的奥地利同事已不再履行其职责--向他表示赞赏,他上个月堪称楷模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

我还十分高兴地向新任科特迪瓦常驻代表表示欢迎,我们祝他履行职责时万事成功。

安全理事会面前摆着一项决议草案,人们将记住这项决议草案,原因不仅仅是一个--或许是因为该决议草案正如有人所暗示的那样可能会被载入某本书,或者是因为虽然我们面前的案文标有不同的日期,但它仍将由于某些原因被视为是4月1日的

决议。

在处理令人遗憾的冲突过程中,安理会有时特别关切地要表现出有良好的记忆力。安理会不止一次地逐项回顾,我们面前的案文则又一次回顾其以前的各项有关决议,或对此予以重申。安理会也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它也可以记忆力极差。

我们在其它场合已经说过,我国代表团反对为一国的目的和目标利用这一机构,另外,我们也反对以安理会根本无权被利用的方式利用该机构。

安全理事会是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因为联合国会员国协议赋予它特殊责任,并将这一责任载入《宪章》。但是,安理会根本没有法律、政治或道义的权威,在适合其中一个会员国时重新解释《宪章》,以便在感到更方便时回顾某些基本原则,而无视其它原则。

但是,安全理事会使用其记忆的方式非常奇怪,它竟然记不清它自己的决议内容,而每当我们讨论其它决议草案时,我们总是首先要申明我们回顾决议。

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决议草案中,我国代表团发现了绝对不能接受该决议草案的一些理由。一方面,据称本机构将在国际边界,即两个会员国之间边界问题上承担某些职能——据我所知这种做法还是第一次。我要顺便指出,安理会这样做等于开始改变了它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要求回顾的那些决议中的第一个决议的内容。第660(1990)号决议显然确立了一种不同的方式,这种方式要比它现在想强加于人的方式更符合任何学说和国际惯例。

我国代表团认为国际边界应当受到尊重。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义务保证这些边界不受侵犯。但是,安全理事会完全缺乏权威,无法要求尊重某些边界线,或划分这些边界线,或确定在世界的那些地区这些边界容易受到侵犯并表明将对这些边界承担特殊责任的决心。

毫无疑问,将来人们会回顾安理会这种奇怪的选择性方式。我们当中不止一个人会记得,我们已讨论达数目之久的这场冲突是在世界上的这样一个地方发生的,即在那里已经发生的和将继续发生的许多冲突都与下列事实密切相关:对一些人来说,

边界是不存在的,或是可改动的,或是可调整的。旧的地图并不总能够得到回顾,这些地图标明了一些人希望忘记的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实体的范围。我们总是不愿意回顾的一个事实是,安全理事会也对划定的以色列国和黎巴嫩共和国的那些国际边界承担了具体责任。

我仅仅提到了两个例子,众所周知,还有其他例子,出于礼貌至少可以说安全理事会在这两种情况下至少表示了保证也出现在该地区地图里的其他国际边界受到尊重的愿望和决心,而同时正如它在肯定将通过的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的第4段中所做的那样,它也申明了对该决议草案中提到的边界“保证……不可侵犯性”的决定--而该决议草案毕竟是在4月1日拟定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还有其他一些选择性的实例。其中一个可以在决议草案中关于要求伊拉克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那一部分中找到。

本着4月1日的精神,决议草案的拟定者在结束这一冗长的决议草案时用了这样的一段,即第14段,根据该段的规定,伊拉克将采取的行动应当与第8、9、10、11、12和13段保持一致,而在这些段都被说成是“无条件”的。因此,于4月1日炮制出来的这一决议草案的目的显然是想表明,伊拉克将无条件采取的这些措施是一个重大步骤,它有助于实现在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无运载这种武器的导弹的目标;从而达到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目的。

历史将向我们表明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玩笑;它将向我们表明安全理事会为了保证实现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即禁止和毁灭这种武器而真正准备做的事情并不应具有选择性,以便单方面强加给一个国家,因为人人都知道,就在这个地区,有一个国家是没有边界的,或有的是可变动的边界,这个国家拥有、制造、发展并且研究这种武器;而且此外,我们知道有一个国家对它的邻国使用了武力,多年来一直对一个民族,即巴勒斯坦民族进行压迫。

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仍然拒绝承认我们自8月份以来一直在讨论的这个冲突发展背后的真实情况。它仍然没有坚决而明确地宣布在我国代表团看来早就应当

宣布的事情,即最后停止该地区的敌对行动并且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撤走,尤其那些在没有任何权力或管辖权的情况下继续占领着伊拉克的一部分领土的军队。

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理解,即有不好的军事占领,但有好的军事占领,即有些国家有权或有道义权威来把军队派往任何它们想派往的地方,而不需要由任何人授权它们这样做;或更有甚者,这些军队可以被用来作为施加压力、恫吓和干涉的手段,以便实现其他的目的。

安全理事会早就有义务取消对伊拉克强制实行的所有经济制裁,因为这些制裁是建立在已经不存在的某些条件基础之上的。

安理会一直无视这一事实:确立经济制裁的目的在于确保遵守第660(1990)号决议的一个段落,该段要求伊拉克军队无条件地撤出科威特领土。现在安理会将无视该项决议执行部分的另一段,该段要求伊拉克和科威特进行谈判,以解决它们的分歧。我希望在拟订今后提交给安理会的决议序言部分的头几段时,制定者们能够谨慎从事,不再导致回顾第660(1990)号决议,从各种实际目的上讲该决议并未现实地被安理会接受。因为我们在其中的一项目标已经实现后仍实行制裁,并正在重新制定其中另一段表明的目标。构成安理会行动基础的那项决议在4月1日的决议产生后即告失效。

但是,我们也能够清楚地从制裁的问题看到安理会使用、或决定不去使用其良好记忆力的独特方式。安理会想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继续实行这些制裁—无论其实行正确与否—都给伊拉克人民造成巨大伤害。决议草案忽视了安理会所认识到的一些事情,即在马尔蒂·阿提萨里先生率领特派团访问后,由秘书长提交给我们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我们也许记得,该报告指出将要求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安理会立即采取了什么行动?它无视报告以引人注目的言辞所描述的情况。今天下午,安理会将继续采取和确定一个制裁制度,该制度不仅是毫无道理的,而且也是造成伊拉克人民目前面临的问题和痛苦的根源。

但除此之外,还无视这一事实:安全理事会对那些因目前的制裁而遭受不利影

响的国家负有责任,尤其是道义责任。安理会会不会不记得这一事实,因为它几天前就已收到21个会员国--其中有三个是安理会成员--的代表信函。信函提请我们注意他们的国家由于继续实行经济制裁所面临的严重后果,这些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都在遵守经济制裁。信函由安理会的三位同事和18名非成员递交给我们,信函结尾指出:安全理事会应重新注意这些问题,以找到迅速、有效的解决方法。

他们实现了其目标。安全理事会大约10天后举行了会议,并向伊拉克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宣布:经济制裁将继续,一个复杂的机制将出笼。坦率地说:我已放弃试图去弄明白这一机制将如何去运作--每30天、每60天、每120天或定期地,安理会将继续研究它所应该设立的各种制裁的复杂机制的运作。

但我们目前的决议草案不是对伊拉克或由于遵守安理会的制裁而遭受严重影响的几十个国家的人民的要求、痛苦和折磨表示足够的体谅、作出足够的反应,它所体谅、关注的是对国家政府和外国公司的赔偿。不结盟国家与本决议草案的一些提案国进行的谈判毫无收效,这一点便显而易见。它意味着将不承认我们大家都认为是合理的义务,即应充分赔偿科威特由于遭受占领和践踏行为而蒙受的损失。

它将不限于此。将有益处。没有提到各国政府和各公司。但是,将获利的当然不仅仅是科威特政府、人民和公司。如果用意在此的话,那么不结盟国家的修正案就不会遭到拒绝,虽然我们一致认为应该对遭受违背国际法行为的国家进行赔偿或补偿。我国代表团完全尊重各外国公司但必须坦率指出:它不大愿意对它们表现出安理会在对待第三世界人民或无辜平民,例如伊拉克人民时完全没有的慷慨和有求必应。

在赔偿问题上,我们认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十分微妙。既然构成规定安全理事会行动的文件《联合国宪章》没有在任何地方授权本机构在此类性质的索赔方面作出决定,可以认为,象这样一个权力较大的机构能够在《宪章》没有规定的领域声称拥有权利和责任。但是,《宪章》明确指出,联合国的司法机构是国际法院,并在构成《宪章》的一部分的《国际法院规约》的第36(d)条中明确授权国际法院,而不

是安理会处理这些问题的责任,我不知道在这样情况下还能声称些什么。

在这项各位成员可能已注意到,历史学家今后可能会注意到的特别长的决议草案中,甚至没有一处提及国际法院。毫无疑问,提案国知道为何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国际法院是联合国主要机构之一。它拥有自己的权力,安理会拥有自己的权力、大会拥有自己的权力。《宪章》中没有一处授予安理会任何权力裁定或决定有关赔偿或补偿的问题。此外《宪章》没有授予安理会一旦出现争端和分歧时就联合国机构的各自职权范围作出决定的任何权力。《宪章》把这一职能授予了大会。因此,如果任何人想要重新解释联合国各个主要机构的权力,我认为,根本不能推断,也不能允许任何人以为通过使用或滥用权力,安理会就能够篡夺大会这一联合国全体成员的集体组织的地位。

时间不早了,象往常一样,安全理事会准时开会,这在我们尊敬的扎伊尔同事谈到的书中也值得一提。不准时开会的原因不总是即清楚又人人皆知的。然而,考虑到时间确实已晚,我国代表团将不再继续评论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古怪的文本,并且在结束发言时仅仅向安理会保证:我们自然将拒绝并投票反对这项决议草案。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古巴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加雷汗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在我们今天下午不吃午饭(在斋月不吃午饭合时宜地)继续进行讨论的时候,我首先要热烈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我同你曾有幸在先前的一项任务中作为同事一起工作。我十分高兴尤其在你现在担任主席时有这个机会再次同你一起工作。

我也要祝贺我亲爱的朋友和同事霍恩菲尔纳大使上个月如此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工作。

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通过你,主席先生,向来自科特迪瓦的新同事让-雅克·贝奇奥大使表示热烈欢迎,他确实是在一个十分有趣的时刻加入安理会的。我把他的尊敬的前任当作朋友,我希望我将在今后几天和几个星期中也有此荣幸。

文件S/22430所载的决议草案涉及安全理事会以前从未被要求审议的问题。该

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双边地、以及在非正式磋商过程中要我们放心：由于充分认识到国际社会正在处理一个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史无前例的局势，他们已把决议的各种要素放在一起，希望今后不会出现类似局势，他们敦促我们从局势的这种独特性角度来看待这项决议。

正如我曾有机会在对第686(1991)号决议进行表决时所陈述的那样，在整个危机期间，印度的态度是以两个基本考虑为指导的：尽快解放科威特，把直接卷入危机的所有国家的生命损失和人的痛苦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印度政府和人民感到极大宽慰和喜悦的是，第一个目标已经实现。印度同科威特之间的和睦关系和互利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印度国民为科威特的繁荣和丰饶作出了贡献，并从中受益。他们也分担了科威特的重担和苦难。

尽管遭到伊拉克占领和战争的破坏，解放了的科威特正在英勇地重建其破碎的国家结构和机构。副秘书长马尔蒂·阿提萨里在他访问科威特后提出的报告(S/22409)谈及他目睹了“一个国家的重生”。(S/22409,第41段)。我们称赞阿提萨里先生的报告所提及的科威特的决心和在几个星期的时间内在为经济恢复和重新增长打基础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我们祝愿科威特在执行恢复和重建的艰巨任务中取得圆满成功。

关于第二个考虑，即把不管是在伊拉克还是在科威特的人的生命损失和痛苦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还没有掌握全部事实。然而，阿提萨里先生关于他访问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报告似乎为这样一种看法提供了相当确定的证据，即损失、痛苦和破坏确实是极其普遍的、不加区别的。

自武装敌对行动结束以来，我国代表团一直专心于取消对伊拉克和科威特人民的人道主义需求的供应实行的禁运这一问题。安理会成员以及其他人士知道，我国代表团倡议拟订一项决议草案，安理会据此将取消对两国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供应的制裁，这一倡议受到安理会不结盟成员的响应。在很大程度上由于不结盟代表团的努力，安理会才采取行动发明了大为简化的程序以满足这些人道主义需要。

副秘书长阿提萨里在其关于科威特的报告中指出,科威特由于作出惊人努力,不再需要传统概念中的人道主义援助。然而,被推回工业化前时代--在此借用阿提萨里先生的话--的伊拉克人民,确实需要紧急考虑。我并非指军需品。我所想到的是将使伊拉克人民能够继续生活并摆脱他们所经历的恶梦的供给。

安理会至少能够而且也应当正式取消对供应阿提萨里报告中所列各种物品的制裁。我们认为,不再需要坚持甚至简单化的通知和无异议的程序。在这方面,尽管由于我国代表团和其它国家代表团的努力而使决议草案中有关段落得到某种改进,但能够而且应当采取更多的行动。我国代表团将在今后几个星期就此点继续加紧工作。

但是,如前所述,人不能仅靠面包生活。在这一点上,我愿提到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19段。我国代表团期望,秘书长在考虑到伊拉克人民的需求时,还应想到该国开始恢复其支离破碎的经济的需求。这将使伊拉克人民能够努力争取和展望体面的生活并为加强伊拉克履行其未来责任的能力发挥作用。

我国代表团坚信,一俟伊拉克表示接受目前这项决议,对伊拉克的一切非军事性制裁也应取消。对于军事性制裁,我们高兴地看到各提案国已提出以前草案文本所没有的关于审查的内容。

战争现已过去,安理会需要奠定一个基础并制定措施。按照草案提案国的意图,这种基础和措施将导致中东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无可置疑,印度全心全意支持在世界上这一充满动乱和冲突的地区实现全面、公正和永久和平的目标。我国政府不相信执行决议草案条款本身会创造解决该地区基本冲突和矛盾所必需的条件或气氛。我们相信传统智慧的力量,即只有以公正和彼此满意的方式解决造成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分歧的一系列问题之后,该地区才能享有持久和平与稳定。我国代表团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审议绝不能再拖了。

印度一贯认为,有关和平与稳定的区域倡议或安排,只要是以该区域各国自由和主权意志,作为真正合作努力一部分而取得的,都值得鼓励。这种安排不可由外部压

力强迫作出；而这种安排如果在全球范围内衡量具有歧视性，则也是不能持久的。根据《宪章》第七章的强制性规定作出这种安排也是不合理的。正如已指出的那样，这种安排必须经过在该地区各国行使自由和主权意志基础上进行的谈判而产生。按《联合国宪章》行事的国际社会，最多只能鼓励、承认并只有在有关国家要求下采取适当行动，以使其具有合法性。

我国代表团极为仔细地研究了决议草案中有关国际边界的规定。无可否认，我国代表团永远不会支持安理会赖以武断地在两国之间规定边界线的任何决定。边界是极为敏感的问题，必须由各国在自由行使其主权情况下确定。任何其它方法都只会为未来潜在麻烦奠定基础。在这一具体问题中，我们看到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是由作为两个完全独立和主权的国家各自最高当局商定的。此外，它们都慎重地把其协议交联合国登记。因此，安理会并非正在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确定任何新的边界。它所做的是承认由两国在行使其充分主权情况下商定的这种边界的存在，并要求它们尊重其不可侵犯性。

对于决议草案执行部分第4段，印度的理解是，它未授权任何国家根据安理会以前的任何决议采取单方面行动。相反，各提案国向我们解释，在今后任何威胁或实际侵犯边界的情况下，安理会将召开会议，根据《宪章》适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安理会在过去8个月中，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了多项决议，以处理一个性质极特殊的紧急情况。其中一些决议以其历史性和创先例的特点，比其它决议更为关键。第678(1990)号和第686(1991)号决议，显然属于这一类。此外，我国代表团投弃权票的第686(1991)号决议，具有严重缺陷，即它在确立永久停火方面没有固定规定。我国代表团一贯主张，实现正式停火绝不能依在限时执行方面不明确的未固定条件的执行而定。事实上，我们一贯高度重视并呼吁规定一项最终的正式停火，以使伊拉克人民——实际上整个国际社会——能够继续正常的生活和国家间关系。因此，我们所欢迎的是，一俟伊拉克正式通知秘书长和安理会它接受该决议草案的规定，正式停火将即刻生效。这是第686(1991)号决议的值得注意的改进之处。

我国代表团从一开始就强调指出,联合国及秘书长应在该区域危机结束后的局势中发挥作用。我们注意到并欢迎这样的事实,即人们--尽管已较迟--正要求联合国派遣观察小组监督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我们本来希望在伊拉克部队与根据第678(1990)号决议同科威特政府合作的国家的部队之间也部署一支联合国部队。然而,我们注意到这些国家打算一旦联合国观察小组沿伊拉克--科威特边界部署,即撤走其部队。

我国代表团延长了与决议草案提案国之间的双边协商以及我们同我们的不结盟同事一起与它们进行的协商。我们还得以劝说各提案国接受我们的一些设想,这些设想已纳入最后文本。我国代表团对该决议草案的立场将以这些考虑为指导。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印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贝希奥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愿表示,我为大家对我成为安理会成员所表示的友善而深深感动。

主席先生,我也要感谢你和其他大使对我表示的欢迎。我准备为这一卓越机构的工作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并与所有代表团进行坦率和友好的合作。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你以娴熟的技巧主持我们的工作的祝贺,我们也同样祝贺你的前任奥地利大使上月在他主持下安理会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我国政府满意地看到科威特恢复了其权利、主权和领土完整。我国政府通过我对科威特人民和政府的繁荣与和平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对科特迪瓦而言,和平基本上是种宗教信仰。因此,我们无保留地支持一切导致在该区域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的倡议。

在整个这场危机期间,科特迪瓦本来希望能够避免进行战争。但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进行战争。安理会有责任保证法律战胜侵略。现在,安理会应继续保证在整个该区域实现和平。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包含了一些积极因素,我们认为这些发展

将导致实现这些目标。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代表团将赞成这项决议草案,这项决议草案确定了最后解决这场危机的框架。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科特迪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没有安理会成员想在现在发言,我将把经过口头订正的、载于文件S/22430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奥地利、比利时、中国、科特迪瓦、法国、印度、罗马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扎伊尔、津巴布韦。

反对: 古巴。

弃权: 厄瓜多尔和也门。

主席(以法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12票赞成,1票反对,2票弃权。决议草案因此获得通过,成为第687(1991)号决议。

我现在请愿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皮克林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祝贺你就任安理会主席,向你致以良好的祝愿,并对你的前任在上月所做的出色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也要欢迎科特迪瓦的让-雅克·贝希奥大使来到安理会,他今天第一次和我们一起参加正式会议。

安理会刚才就其审议的最重要的提议之一采取了行动。这是一项具有独特性和历史性的决议。决议实现了人类使联合国成为和平与稳定的工具的愿望。安理会面前的文本是全面的。它具有其内在的逻辑和连贯性。决议努力挖掘导致发生海湾危机的核心问题,决议向我们表明了为结束这场危机而必须采取的措施。决议为所有各方希望的永久停火和盟军部队从伊拉克领土撤出奠定了基础。决议大大地依靠秘

书长和联合国以空前的精心发挥联合国在维持和平和制造和平方面的作用,决议并为迅速发挥这一作用和交换作出了明确的鼓励规定,这将使海湾逐步恢复正常和非交战状态。

一俟伊拉克接受本决议的各项规定,正式停火就开始生效,并且如果伊拉克遵守本决议的规定,制裁措施将会减轻,秘书长监测恢复正常关系的作用将得到巩固,盟军部队将撤出,执行决议的机制将开始运作。

秘书长和联合国的参与是我们这一方法的中心所在。我们认为,这对战胜侵略和恢复和平同样重要。秘书长和联合国现在参与了伊拉克和科威特边界的划定、观察员的部署、监测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委员会的设立、赔偿机制的建立、科威特财产的交还和对伊拉克军售的管制。

对联合国而言,这是备受考验的时刻,也是掌握其命运的时刻。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采取行动,结束了侵略和非法行为。国际社会现在也必须采取行动,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本决议严厉而又公平。说它公平,是因为决议指出了伊拉克重新回到国际社会的道路。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受到保护而不被肢解的伊拉克重新回到国际社会。

为赔偿已经造成的破坏而采取的积极步骤和进行的努力将得到鼓励,而过去八个月中的痛苦经验将不再重复。决议中比通常较长的序言部分规定了安理会行动的范围,而现在我们开始使海湾战争成为过去。决议集中规定了恢复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其中首先是尊重边界。安理会注意到伊拉克和科威特1963年就其相互边界签署的《协议记录》。科威特按照《宪章》第一〇二条把该《协议》在联合国进行登记,并在《联合国条约集》上印发。

伊拉克从未对该协议或其在联合国登记提过抗议。但是,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占领并企图吞并科威特。国际社会通过安理会拒绝了伊拉克的行动。国际社会也通过安理会把伊拉克赶出了科威特。我们现在的任务和我们根据第七章应负的责任是一致的,即建立和平以使伊拉克永远不会再威胁科威特的主权和完整。为此,决

议要求伊拉克和科威特尊重其1963年商定的国际边界,要求秘书长协助同科威特和伊拉克作出安排划定边界并决定保证这一边界的不可侵犯性。

我们面临的情况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独特的,这个决议是专为这种情况而编写的。安理会通过采取这一行动只是在一国侵犯另一国边界并企图以武力消灭另一国的存在的状况下着手恢复国际和平。当然,美国不为联合国谋求或支持它充当制定国际边界的机构的新角色。正如《宪章》第七章所述,边界纠纷是应由国与国之间直接谈判或通过其它现有的和平解决办法解决的问题。

其次,决议建立了一个非军事区并要求立即部署观察部队。其目的是通过它在伊拉克边境的存在遏制对和平的威胁。而为了使联军结束在伊拉克的存在不会招致新的危险,部署观察员是必要条件之一。

另一个问题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化学、生物和核武器以及投放这些武器的导弹。在这些章节中我们极其注意做到确切和透彻,而这是伊拉克过去曾经使用和威胁使用或研制这些武器的特殊情况所要求的。如果这些武器仍由伊拉克掌握,该地区就根本没有安全。因此,安理会在决议中决定在伊拉克消除这些武器。我们要求秘书长和一个特别委员会安排和销毁伊拉克的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弹道导弹。

另一节规定在秘书长和特别委员会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之间建立协调以处理伊拉克显然为获取核武器而在秘密进行的计划。决议在要求伊拉克保证今后不为研制这些武器而努力并建立国际监测伊拉克是否遵守这些条款的机制方面,都有所创新。

最后,案文明确表明,国际社会在设法处理伊拉克造成的这一独特的问题时着眼于一个更大的、地区性的背景。

在对破坏和赔偿的责任方面,安理会正采取其它重大步骤。决议确立了一个解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因伊拉克非法侵略而受直接损害或伤害者都可以要求和得到赔偿。决议设立了一笔基金对今后索赔者支付赔偿费,并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管理这笔基金。秘书长在这一过程中将起关键作用,并将向安理会提出建议。基金

来源于伊拉克交纳的一定百分比的石油收入,我们建议由基金支付管理赔偿方案的费用,以使它自给自足。虽然基金无论多大都不足以支付对伊拉克的索赔要求,但是这一常设机制至少可使国际社会有一个由伊拉克给资的财源而又不至于(这正是安理会的明确意图)给伊拉克经济造成不堪忍受的负担。

接着就是制裁问题。决议创立了一个把取消制裁同执行决议相联系的有力而灵活的过程。这就鼓励尽可能快地充分执行决议。除应作出某些程序性安排外,有关食品和民用必需品供应的制裁立即解除。在有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条款和赔偿制度执行后,对伊拉克出口的制裁也将解除。解除前,为广开财源确保平民百姓的生计,授权制裁委员会必要时对伊拉克出口制裁作些例外处理。安理会将根据伊拉克的政策及其对安理会这一决议和历次决议的执行情况每60天研究一次对向伊拉克出口物资的制裁。当然,有关委员会和国家将继续执行制裁机制,只要其中任何一个部分仍然存在。永远禁止有关研制化学、生物和核武器以及导弹的销售。关于向伊拉克出售常规武器这一具体问题,采取了一个不同的做法。将继续禁止对伊拉克军事销售的所有方面,秘书长将制订鼓励执行的执行指导方针。这一关于常规武器的禁令在通过后120天将于复审,其后将根据伊拉克遵守这一决议的情况以及该地区军备控制的总进展定期复审。

除了这些重大革新外,决议还规定继续归还科威特财产,对此伊拉克是作了承诺的。它拒绝了伊拉克由于自己制造的这场危机而不能执行合同的说法,并重新肯定伊拉克有责任与国际红十字会合作遣返所有科威特和第三国国民和交代其下落。由于伊拉克扣留人质的空前做法并公然威胁在不久前的冲突中使用恐怖手段,决议要求伊拉克作出承诺今后不使用或支持恐怖主义的作法或恐怖组织。在伊拉克同意了决议的条件后,正式停火开始生效,使盟军有可能撤出伊拉克。在部署了联合国观察员后,盟军将按作战要求和后勤考虑尽快撤出伊拉克。在决议开创的过程开始后,我们准备与秘书长和其他有关各方密切合作。为加速其工作,我们打算在特别委员会中起积极作用,我们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其它成员在委员会中具有必要的专

长,可以向它提供。

我们今天再次翻开安理会事务的新一页。该项旨在在该区域建立和平与安全的决议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所处理的情况在联合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以前部队依照《联合国宪章》曾参战,但联合国以前从未采取过象载于这项历史性决议各项措施这样的重建和平措施。

该项决议没有答复所有问题,但它指明了道路。伊拉克的积极参与是这一办法产生结果所必不可少的。我们希望,伊拉克人民将坚持把其领导人制造的灾难抛诸脑后,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携手为持久和平与安全奠定基础。这意味着放弃过去的政策,真正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原则,萨达姆·侯赛因迄今更多地是通过违反,而不是承诺,承认这些原则。

如果伊拉克人民在恢复海湾区域稳定,缓和军事紧张局势的过程中同我们共同努力,那么国际社会就能够援助重建伊拉克和科威特,当我们今天发起的进程向前迈进时,我国政府将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扫除前进中的障碍,解决包括阿拉伯-以色列问题在内的其他问题。

在海湾和中东,现在我们面前有各种机会,我国政府决心不让这些机会白白浪费。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霍谢卢·德拉萨比利尔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并表示我们对霍恩菲尔纳大使上个月主持我们工作的方式非常赞赏。

我相信,我还可以向科特迪瓦大使让·雅克·贝齐奥先生表示欢迎。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他,并祝他工作成功顺利。

一个月前,法国曾对通过第686(1991)号决议表示欢迎,因为该决议为停火铺平了道路。我国代表团当时主张联合国立即从事加强持久结束敌对行动的任务。

我们是刚刚通过的这项决议的提案国,该决议旨在实现这一目标。其宗旨是在

伊拉克与科威特及执行第678(1990)号决议同科威特合作的会员国之间建立恰当的停火。该决议还为同科威特合作的各国部队撤离伊拉克领土规定了条件。

停火使人们得以采取决定性步骤，解决海湾冲突，但比这一目标更重要的是，第687(1991)号决议还对在较长时期有助于重建区域安全的重要因素作出了规定。

在这方面，一些规定极为重要。在此我首先提及保证科威特和伊拉克之间的国际边界不可侵犯，以及在那里部署一个联合国观察组。我还要提及有关伊拉克的裁军措施，特别是重申禁止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以及销毁现有库存的必要性。

法国一直坚持认为，应该从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区域措施角度看待禁止伊拉克拥有细菌或化学武器和所有与其有关的军备限制措施。尽管如此，我们同意，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些措施的适用眼前应仅局限于伊拉克一例。尽管如此，该决议明确表明了我们的目标的全球和区域范围，这反应了法国对这一要点的立场。

该决议重申伊拉克根据国际法对由其侵略科威特所造成的各类损失和损害负有责任。在这方面，该决议规定为支付赔款建立一个机构。赔偿原则系由第674(1990)号决议首先确立。阿蒂萨里先生的报告尤其详尽地描述了科威特遭受的损害——尤其是其石油工业所遭受的损害。用赔款妥善地补偿这种损失完全是理所应当的。

秘书长和联合国在我提及的这三个领域，即边界、裁军和赔偿三个领域负有重大责任。就此作出的规定对我们希望看到联合国在重建该区域和平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愿望作出反应。

今后，伊拉克的公众保健和食品状况要求采取一切措施，使其境内所有人民恢复正常的生活条件。法国对平民人口的苦难深感忧虑。

一些联合国特派团，特别是由阿蒂萨里先生率领的特派团揭示了悲惨状况的严重程度。不幸的是，平民人口不仅受到副秘书长所描述的严重的物质困难的折磨，而且还在南部和北部遭到无理的暴力迫害，在那里库尔德居民再次可悲地受到攻击。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就这一局势表态。

恢复海湾持久和平的必要目标不应涉及对伊拉克人民不必要的惩罚和报复措施。让他们对其领导人的行动负责是没有道理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取消了第661(1990)号决议对向伊拉克出售或供应食品，以及有关金融交易的各项禁令，这项决定立即生效——但需经通告。同时，它还放松了伊拉克进口基本供应品的条件。

还正因为如此，该决议规定，伊拉克能够经制裁委员会同意出口某些商品，以便得到必要资金，以便购买基本供应品。

但是，我国很清楚，在伊拉克恢复正常生活条件完全靠解除制裁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法国吁请伊拉克当局立即停止各种形式的镇压，并就尊重各项权利、公共生活民主化和伊拉克各界人民实现合法期望进行无限制的对话。尤其是，必须充分承认库尔德人要求在伊拉克国内尊重其特征的正当要求。

自从安理会同秘书长紧密合作，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所造成的危机完全肩负起责任以来现在已有八个月了。这种势头应该保持下去，我们捍卫法律的决心也应该保持下去，应该以这样的决心去解决近东和中东的其他冲突。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法国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李道豫先生(中国)：我十分愉快地祝贺你在这一重要时刻担任安理会主席，并祝你工作获得成功。我谨衷心感谢奥地利大使霍恩费尔纳先生阁下，他出色地指导安理会完成了上个月的任务。我还愿对科特迪瓦常驻代表贝奇奥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

海湾地区敌对行动暂时中止以来已过了一个多月。国际社会特别是该地区的国家和人民殷切期望早日实现正式停火，撤退外国军事力量，以便为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和安全，为科威特和其他国家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国家经济创造条件。

中国代表团本着反对伊拉克入侵和主张和平解决海湾危机的一贯立场，支持安理会通过正式停火决议。在这方面，中国坚持以下原则：

一、我们主张早日实现正式停火，在科威特、伊拉克边界部署联合国观察员，外

国军事力量尽快撤出海湾地区,以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和安定。

二、在边界问题上,中国一贯主张有关国家根据国际法,经过谈判和协商达成协议并加以解决。在这方面,我们尊重科威特和伊拉克经过谈判就两国边界问题达成的1963年协议。我们认为,该协议早已在联合国登记,是有效的合法文件。

三、我们赞成销毁伊拉克生物、化学武器,同时认为在中东地区实行军备控制应遵循均衡、全面的原则,我们支持在中东实现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目标。

四、在伊拉克入侵后,科威特蒙受了巨大损失。科威特和其他国家的受害者有权得到伊拉克的赔偿。但在具体执行中,应照顾伊拉克人民生活、特别是人道主义需要,伊拉克的支付能力以及伊拉克重建经济的需要。

五、我们主张立即取消对伊拉克进口食品和其他为恢复人民生活所必需物品的限制,并且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逐步地解除对伊拉克的其它经济制裁。

六、我们支持科威特关于立即释放和遣返所有被伊拉克扣押的科威特战俘和平民的要求。

鉴于这一决议在磋商过程中接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的若干修改意见,决议将确立在该地区正式停火,所以我们投了赞成票。

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决议虽然指出联合国观察员的部署将为外国军事力量撤出“建立条件”,但却没有明确规定外国军事力量撤出的期限;决议在解除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方面仍然规定了一些不必要的限制。伊拉克人民是无辜的,安理会应当根据情况发展尽快放宽和取消经济制裁,以便使该地区各国的经济都能早日恢复正常。我们还认为,在涉及执行决议的有关问题上,应由安理会负责处理,而不应作为别的解释。

中国在海湾地区不谋求任何私利。我们认为,关于海湾战后安排的总的目标,应该是确保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以及各国人民和平相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主张有关安排应以海湾国家为主,应该尊重该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它们的内政,并符合该地区所有国家人民的利益。我们认为,在执行本决议过程中应充分考虑

到上述原则。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中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沃龙佐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祝你一切顺利。我们也非常感谢你的前任奥地利代表霍恩菲尔纳大使在3月份担任主席期间所做的大量工作。这些贺词有必要是简短的,因为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力求减少花在恭贺之词上的时间。

我欢迎科特迪瓦出席安全理事会的新代表让-雅克·贝希奥大使,并祝他取得成功。

值得称赞的是,为了在较短的时间里以刚才通过的决议形式来制定一份正确的国际法律文件,安全理事会在5个常任理事国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所有成员之间成功地互相影响基础上,得以宣布停止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一个区域冲突,并促进在波斯湾地区以及从长远来看在整个中东地区建立持久和平与稳定的进程。这符合科威特、伊拉克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重大利益,而且也符合加强全世界和平的任务。

科威特危机和消除这一危机的进程是对新思维、国际关系的新体系是否健全的重大考验。我认为今天我们可以高兴地指出,以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体现出来的国际社会已通过了这一考验,并且表明已从冷战大步前进到国际关系新体系。安全理事会已实际证明它有能力履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义务,以便维护和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今天通过的决议中,安全理事会对科威特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恢复以及其合法政府的返回高兴地表示了欢迎。实现这些目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在谴责侵略时表现出罕见的一致,并且表现出在普遍可以接受的联合国权威范围内结束这一侵略的决心。

苏联为保证通过政治手段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尽了一切努力。它曾试图说服伊拉克认识到遵守国际社会的意志,不要让敌对行动上升并扩大到邻国去的必要性;后来当伊拉克放弃了和平解决冲突的机会时,我们发挥了帮助防止造成过度伤亡和破

坏的作用。在危机期间和处理危机之后的问题时，苏联一直是以其基本态度为指导的，这一基本态度的人道主义宗旨是最终应当使人民免受痛苦和损失，他们不应当为他们的统治者犯下的罪行和怀有的野心付出代价。

所通过的决议要求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恢复正义，而且也在于向那些可能想踏上侵略、占领和兼并道路的所有人发出一个严肃的警告：国际社会已从1930年代吸取了痛苦教训，当时不受阻止的侵略者攫取了一个又一个小小邻国，把世界投入了一场全面战争，牺牲了数千万人的生命。这一次联合国经得起这场考验，奋起应付，并根据《宪章》采取了行动。但是，恢复了和平必须予以充分地加强。

刚才通过的决议的要旨在伊拉克正式通知说它接受决议后将把暂停敌对行动转变成成为伊拉克与科威特以及所有与科威特合作的国家之间的永久停火。在科威特、伊拉克边境布置联合国观察员将为多国部队撤出该区域创造条件。这一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根据交存联合国的有关协议，划定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疆界。遵守以下规定至关重要：必须由安全理事会承担确保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疆界的不可侵犯性，为达此目的，安全理事会可根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必要手段。

我们所通过的决议为制定一个危机后解决办法铺平了道路。在此方面，最尖锐的问题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屏障，以阻止在该区域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从这一点出发，最重要的是决议中的以下规定，即要求伊拉克摧毁其化学和生物武器及远程导弹，这些武器给该区域各国构成直接威胁，同时要求伊拉克重申它根据《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所应承担的义务，让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伊拉克境内的核场地，努力在中东建立一个没有所有此类武器的地区。同样重要的是：所有中东国家都应加入《不扩散条约》和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国际协定。应认真考虑均衡消减向该区域供应常规武器的数量，即使是现存，该区域仍然有许多最新式种类的常规武器。这条道路上的第一步是禁止向伊拉克供应武器和军事物资。

在确保该区域危机后解决办法方面，应该由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应该发挥其作为一个可靠的安全保证者的作用。这当然是由于安全理事会在组织集体挫败

伊拉克侵略的努力中的作用,也是由于安全理事会第598(1987)号决议的规定。

必须由该区域各国在决定危机后解决办法的范围中发挥关键作用。但是,我们不应该允许种种国家集团的产生,因为那将使旧的问题和分歧长期存在,并促使出现新的问题和分歧。危机后解决办法不应特别针对某一个人,而应旨在促进该区域有关各国和那些不直接参与、但对维持该区域和平与稳定作出重要贡献的国家之间的合作。在此方面,我们想指出,伊拉克这个主权国家,必须在该区域的政治、经济的基本结构中占有其适当的位置。同时,该区域各国间的关系的基础应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例如互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承认区域的所有国家有权在现有的、得到国际承认的边界里享有主权和领土完整。

本决议的通过为恢复该区域的正常的经济关系、迅速消除生态危机的影响、对给科威特及其人民造成的破坏进行赔偿创造了必要条件。尤其是,被石油污染的海洋区域必须实行净化,还必须扑灭正在燃烧的500多口油井,这需要作出巨大努力。

我们认为,决议适当反映出需要找到解决科威特和伊拉克的人道主义问题的办法。决议通过后将可能立即着手提供粮食、药物以及其他旨在满足平民基本需要物质的物资。这对于处于饥饿和传染病灾难边缘的伊拉克人民来说至关重要。

总之,我想强调,为了巩固我们的胜利,我们必须在危机后时期里保持已取得的高度的团结以及联合国各会员国之间的合作。该区域的逐步的正常化将对整个中东的气氛产生积极影响,并有助于解决阿以冲突。苏联准备与有关各方一道在此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所通过的决议是朝着持久解决波斯湾地区的问题迈出的重大的一步。决议已通过,我们应开始仔细的工作,以解决与技术方面和决议执行所涉经费问题有关的事项。联合国秘书长必须在制订必要的计划和建议方面作许多工作。安全理事会应发挥关键作用,以不断监督执行决议的整个进程,必须采取执行其规定所需的另一些步骤。

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在面对一国侵略另一国时表现出一致意愿。可能这不是从

各方面看起来都很理想的先例,但我们认为,它可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情况。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夕发生此类情况与国际政治中的新时代不符,这一新时代也许不易形成,但正逐渐出现。如果我们能促进使这些新趋势逐渐巩固起来,那么人类将生活在真正安全条件中。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阿亚拉·拉索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都了解你长期的外交经验、你的组织才能和巨大的耐心,这些素质是我们在安理会本月的工作取得成功的切实保证。

我想感谢奥地利常驻代表、彼德·霍恩费尔纳大使在主持安理会3月份的工作中表现出的才能、干练和能动性。我还想向加入安理会的科特迪瓦常驻代表让-杰克·贝希奥大使表示欢迎。

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是极其重要的,这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因为它正式标志着海湾冲突中敌对行动阶段的结束,并力求为在该地区建立稳定和永久的和平奠定基础;第二,因为其条款提及十分严肃和重要的问题,因此,它们必须反映出在巩固国际关系中法治方面的真正进展。

因此,我们必须极其谨慎地继续努力严格遵照《宪章》所载的国际法准则解决海湾冲突。对厄瓜多尔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安理会成员参加讨论的两项决议:第686(1991)号决议和安理会刚才通过的决议明确肯定用武力夺取领土是无效的。在这一方面,我国强调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1970年10月24日第2625(XXV)和1987年11月18日第42/22号决议的相关性,在这一具体问题上,安理会肯定了上述决议的基本原则。

持久和平不能不建立在公正和法律的基础上。胜利应当在法律遭到破坏时只是帮助恢复它、而不是改变它。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和平的基础将是不稳固的、脆弱的,并且正如历史一再告诫我们的那样,这种和平将播下今后重新发生冲突的种子。

厄瓜多尔认为,已经为确保该决议条款属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范围作出了努力。我们认为,该地区各国对导致建立持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外交安排的参与应得到应有的重视是必要的。采取措施停止目前的军备竞赛并防止该地区出现这一趋势,同样是积极和必要的。由联合国指挥的维持和平部队也将是受欢迎的;联合国应当参与并在重建与维持和平方面合作。厄瓜多尔认为,为在该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而采取的任何措施应受到支持。坚决主张遵守禁止使用窒息性和有毒气体及细菌战并寻求普遍销毁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国际协定也是及时的。

该决议在这些方面采取的措施实质上是富有建设性的,并且是对这个领域中的一个客观现实所作出的反应。

显然,科威特有权利根据法律在合法确定的边界内和平生活。在对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领土边界问题表明立场,并要求秘书长同两国作出划分边界的安排时,安理会在《宪章》第七章的范围内作出了这样一种解释,即这一情况是第36条中所设想的例外之一,该条说安理会:

“……同时理应注意凡具有法律性质之争端,在原则上,理应由当时国依国际法院规约之规定提交国际法院”。

厄瓜多尔不赞同对《宪章》所作的这一解释。

尽管《宪章》第七章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以执行安理会决议,但它不能授与安理会比《宪章》本身中规定的更多的权力。安理会在这个极其敏感问题上的立场必须明确地属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范围,如果这一立场不要成为新的冲突根源的话。

出于这些原因,假如有可能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的个别段落单独表决的话,厄瓜多尔就会对那些有关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边界的内容表示不同意。

厄瓜多尔满意地注意到美国代表的发言,其大意是,目前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实例绝不能被视为一个可适用的先例,它作为一个例外的特点是其特别显著的特征。其他一些代表团同时表示了这个看法,这加强了厄瓜多尔陈述的那项原则的

有效性。

厄瓜多尔认为,安理会也必须批准取消正在影响伊拉克平民的制裁。根据第661(1991)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采取的制裁措施尽管可能是积极的、目的明确的,但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加以取消。这一点在秘书长的报告(S/22409)中确实提到。我国政府还认为,根据这项决议,我们必须采取必要行动,以使联军的最後撤退能够实现。

厄瓜多尔坚定地希望加强联合国和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职责,厄瓜多尔因此认为,除非严格遵守《宪章》规定的原则、基本准则和职权范围作为全力维护国际法律秩序和确保各国完整、主权及和平共处的唯一保证,否则这一进程就不能够开展。这些具有重要普遍意义的考虑对从遵守法律中求得唯一保护和庇护的小国更为重要。

只有在法律和各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稳定的和平才能得到保证。我们必须给集体安全重新下定义,这个新定义包括起源于最近安理会决议的所有新的、积极的因素和过去几个月国际社会中的事态发展,此外,这个新定义将总结海湾危机的痛苦教训。该由阿拉伯民族在解决该地区所有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正如我们大家应当参加建立一个更加和平,更加公正的世界的任务一样。

我们通过的这项决议中的许多条款尽管本应加以改进,但确实是国际社会、尤其是安理会对由伊拉克入侵、吞并和破坏科威特所造成的海湾危机作出的适当反应。我国愿正式表示同意这些条款。然而,由于我对决议中关于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边界的执行部分A表示的疑虑,我国在表决中投了弃权票。

主席(以法语发言): 我感谢厄瓜多尔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戴维·汉内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这并非我第一次有幸坐在一个由你主持的机构中,但我要证实在这相隔的四年中,你的才干毫未失色。我还要祝贺前任主席,并十分热烈地欢迎在这尤为有趣和重要的时刻来到我们中间的科特迪瓦大使。

我们刚刚通过的决议在以伊拉克于去年8月无端和野蛮入侵和兼并科威特开始的危机以及联合国的全面发展中,都标志着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安理会在五个月中曾试图以除使用武力之外所掌握的各种手段,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在这一期间,伊拉克拒绝了向它提出的每一项外交办法,有计划地掠夺科威特并蹂躏其人民,而且--如秘书长在最近的报告中以生动的语言所言--蓄意妄图消灭该国。联军面对拒绝和平撤出的伊拉克,承安理会具体授权,不得已以武力解放科威特并恢复其主权和合法政府。我国为在这一正义事业中发挥了作用而感到自豪,并向所有为使这一事业获胜而进行如此有效战斗的人所表现的勇气和职业作风表示致敬。

但是,同我们在近几十年中试图解决的很多区域冲突相比,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以及使后者获得解放,对世界各国和整个联合国都具有远不可及的巨大和积极意义。它们体现了国际社会不许弱肉强食的法则取代法治的明确、坚定和有效的决心。它们表明,安全理事会不仅得到其常任理事国的声援,而且得到代表世界各地的国家支持它的投票,得以采取行动,以其创始者期望它所采取的方式反击侵略。世界各地有很多小国,它们有理由对其较大、武装更好的邻国感到担忧。在这次事件之后,它们应当更可高枕无忧了。反之,如果联合国容忍萨达姆·侯赛因享受其侵略果实的话,这些小国将无安宁之日。

解放科威特的军事行动现已完成,我们面临着保证和平,用第678(1990)号决议的话来说就是恢复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更艰难的任务。正如安全理事会负有扭转侵略的主要责任,它还负有为未来奠定牢固基础和保证我们不再遇到这种对国际法的粗暴和全面挑战的责任。这就是该决议的目标,也是衡量它的标准。

该决议是复杂和详尽的,旨在包括安理会在通过前面13项决议时所涉及的整个领域。只有这样一个全面办法,才有希望在坚定与公正之间取得平衡。如果要想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这种平衡是很重要的。我无意评论其所有方面,但只想集中谈三个关键方面。

第一，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和这一势必永远在其更大和更强的邻国旁边生活的小国未来安全的问题。该决议无意确定这两个国家间的边界；这已通过提交联合国登记的，它们1963年的《协议》完成。然而未能划定这条边界以及伊拉克决定提出不符合1963年《协议》的领土要求的情况，是这次争端的根源，必须加以解决。迅速划定边界、成立一个联合国小组以沿边境监督非军事区和安理会保证在边境一旦受到侵犯即予干预的设想，都属于一个旨在保证去年8月的事件不复重演的经过认真综合的一揽子方案。我国政府充分意识到联合国很多会员国对确定边界问题极为敏感。我们不想也不打算推翻这样的原则，即应由有关各方象在1932年和1963年所采取的行动那样，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然而，安全理事会自然有责任在有关边界问题的争端出现并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时作出反应。

我想提到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武器控制、特别是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用于运载这种武器的导弹的问题。该决议包含有关销毁伊拉克化学武器及生物武器和导弹，以及保证伊拉克回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义务和发展核武器项目的企图受到挫败并永远不复出现的严格规定。这样做确实是正确的。因为伊拉克自己就在该地区不仅研制了很多这种武器，而且还对其一个邻国和它自己的居民实际使用了这种武器，它还因企图欺侮和恐吓其邻国而把威胁使用这种武器变成其日常外交辞令的一部分。如果要在该地区实现和平与安全，就必须制止这种作法。坦率地讲，辩解地指出伊拉克为其安全和防御而需要这种武器，实在是一个令人作呕的笑话。然而，针对伊拉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行动，显然绝不能是此事的结束，也不能是一次性行动，因此该决议把这一行动如此明确地置于旨在使该地区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实际上旨在采取更广泛的行动——例如在全世界范围取缔化学武器——更广阔的工作框架之中。如果伊拉克的例子对这种更广泛的谈判产生我们希望看到的动力，那么萨达姆·侯赛因制造的罪恶中尚有一丝诚意。

同样的考虑也适用于对其它武器保持严格的武器禁运的问题。正是伊拉克近年来的疯狂购物，与其统治者的侵略政策联为一体，对海湾的安全造成如此破坏。我

们希望要求秘书长所制定的禁运方针,将特别注意从事代伊拉克获取军事装备的国家的活动。

第三,赔偿伊拉克武装部队和其领导人给科威特及很多其它国家造成的耸人听闻的破坏的问题。避开两个极端不谈,干脆忽视或忘掉赔偿的必要确实是无法接受的。科威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无法弥补的自然资源正每天遭到破坏,科威特的经济和基础设施遭到任意摧毁,这对整个海湾地区造成可怕的环境破坏,很多公司和个人受到惊人的损失。另一方面,以偿付它实际上无法偿付的这种破坏的负担搞垮伊拉克及其经济,也是毫无意义的。决议试图通过为用伊拉克未来石油收入的有限部分来进行赔偿做出财政规定,而在两种极端之间开辟途径。应当记住,已在实际搞垮伊拉克经济的是萨达姆·侯赛因因为它加上的难以至信的军事开支负担--1988年伊拉克国民生产总值的28%用于军事开支。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数字。支付两场灾难性战争,使伊拉克的经济崩溃。一旦摆脱这种可怕的军费开支负担,伊拉克以其幸运地享有的世界上第二大石油蕴藏,竟不能保证经济的合理发展和其人民的繁荣并满足赔偿的要求,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现在,伊拉克可以作出明确的选择。它可以接受这项决议并迅速和诚实地执行该决议来洗去最近犯下的错误和罪行;它也可以在今后一个时期继续造成苦难和破坏,直至人们无法忍受。如果伊拉克的统治者作出第二种选择,他们将再次表明他们把个人的野心和对国内外统治的欲望放在本国人民的幸福之上。这将是一长串这种错误中的又一个悲剧式的错误。

我国政府认为,只要萨达姆·侯赛因继续执政,伊拉克就不可能回到文明国家的大家庭中。目前正在伊拉克发生的对所有想要改变近几年极权暴政的伊拉克的库尔德族和其他人的镇压最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现在,安理会必须紧迫地对正在伊拉克北部山区和土耳其边界发生的人间悲剧作出适当的反应。我们的争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针对萨达姆·侯赛因及其追随者的,而不是针对伊拉克人民的。我们最近与伊拉克反对派的许多成员进行了接触,其中包括逊尼派和什叶派、阿拉伯人和库

尔德人。他们一起合作、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尊重人权和维护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愿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也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也将高兴地看到在现在边界内、摆脱了暴政的整个伊拉克实现民主和对人权的尊重。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霍恩菲尔纳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坦率地说,我在上个月曾提议取消例行的祝贺。但是,在这新的四月,我却不能不祝贺我的同事和朋友保罗·诺特达姆大使就任安理会主席,同时,并热烈地欢迎科特迪瓦大使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我也要感谢各位对三月份奥地利担任安理会主席所说的客气话。三月份是困难的一个月,我谨感谢安理会全体成员给予的出色合作。

今天,安全理事会又迈出了一大步,从很多方面来看,是空前的一步:一方面,这证明了我们安全理事会所走过的历程和我们现在能够合作的程度,因为在过去这样一项决议是不可能通过的。另一方面,安理会通过了这项全面的决定,现在也承担起了重大和空前的责任。

我并不打算对决议案文的具体内容进行评论。我们可以说,我们满意地看到我们的一些主张尤其是人道主义方面的主张,在案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然而,我愿发表一些更广泛,的确,向前看的看法。

2月14日,我在安理会首次发言时强调指出了我们为了该区域的未来并为了集体安全的概念和整个联合国的作用处理,并最终解决这场冲突的楷模般的重要性。历史将会判断我们是否选择了正确的途径。今天,我们只能诚实地说,我们做了看来是最好的事。

古谚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是,枪杆子里面出不了和平,和平产生于人的心灵。3月22日,由第661(1990)号决议设立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就确定伊拉克人民的人道主义需要作出了决定,我认为该委员会正是本着这种精神采取行动的。

今天的决议也包含了一些重要的规定,这些规定将有助于减轻伊拉克平民正在面临的严重局势。但是,这些规定只能形成一个更大进程的开端:为了使诸如适当的

营养、废物处理、医疗服务、农业和与此相关的运输和通讯设施等平民生活的基本需要恢复正常,有必要建立一个综合的、国际协调的救济行动系统。来自所有区域集团的一些国家已经或正在向伊拉克运送救济物品。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和方案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已经开始提供帮助。但是,它们的资源是有限的。请求国家和个人为帮助无辜的平民而慷慨捐助来筹资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捐助可能最好由秘书长呼吁进行。平民中最脆弱的部分对援助的需要十分迫切,应毫不拖延地提供这种援助。

奥地利同样对有关伊拉克国内,尤其在库尔德人和其他人居住的地区的激烈战斗和流血感到严重关注,战斗和流血将对平民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同秘书长1991年4月2日对新闻界的讲话一样,我们希望实行最大限度的克制,并敦促和平地解决目前的局势,而不再造成人员伤亡和痛苦。

主席先生,昨天土耳其向你通报了聚集在土耳其边界的约22万伊拉克公民--其中多数为妇女和儿童--的悲惨境遇。在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准则遭到严重践踏时,世界不能袖手旁观。因此,为了捍卫受到伊拉克政府军武装镇压威胁的库尔德人和其他人的人权,我国政府赞同土耳其有关安全理事会紧迫地处理这一令人震惊的局势并采取有效措施的请求和法国要求安全理事会应对这些紧迫的问题表明态度的立场。

每一场战争都有结束的时候。幸运的是,这次战争结束得十分及时。现在,维持和平的工作是无止境的,有时是浩瀚无垠的,但是,最终甚至更具挑战性。我们今天决定中的一些因素在这方面极其相关。其中之一是部署联合国观察员。虽然通知仓促,但奥地利已经宣布准备参加这一行动。我们饶有兴趣地期待着秘书长的计划,特别是拟议中的行动的期限。我们将此看作一项应有助于创造有利于谈判的条件临时性措施。该计划将要涉及的另一领域是这次行动的资金筹措。不久前,安理会其他成员曾经提出,由这种行动受益最大而又有财政能力的方面,不论是国家还是私营实体,提供特别捐款,我不知道现在探讨这一设想是否适宜。也许最好是向联合国周

转基金提供自愿捐款。

本决议是以这样的前提作为其适当基础的,即伊拉克将要采取的有关行动只构成实现在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运送这种武器的导弹的区域的目标和实现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目标的第一步。决议还突出了实现该区域平衡和全面军备控制的目标。这将要求主要军火供应商和采购商采取负责的态度。

奥地利不认为安理会只有这些作用。我们今天开始在海湾建立的安全体制应并入一个更广泛的地区性做法,包括解决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显然这不能在一夜之间通过一个孤立的做法来实现,而要通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则需要有时间来开展和完成。因此,我们更需要尽快迈出第一步。消除作为潜在冲突来源的经济紧张也是一个任务。

最后,请允许我对布莱恩·厄克特爵士所谓的“从海湾吸取教训”(纽约书评,1991年3月7日)谈几点想法。我已谈过军备控制的必要性、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军备流入敏感地区采取克制的做法、处理经济不平衡和解决其它冲突。但是还有别的问题。这次危机的一个教训无疑是,联合国的防止能力终于必须加强了。主意已经不少:由安理会和秘书长对潜在的危险局势进行更密切的监测、对联合国人员进行防御性部署作为威慑和绊网,引发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预定的执行行动。另一教训是进一步研究联合国执行行动。正如我的同事和朋友皮克林大使在3月4日的一次讲话中提到的,今后安理会采取授权使用武力的做法可能涉及更多如何使用和指挥这支部队的“微妙问题”。他接着建议“我们现在应开始研究《宪章》中阐明的联合国可能采取强制执行安排的理由。”也许我们的确应一致同意讨论应从海湾危机中汲取哪些教训以及联合国在适当范围内作出的反应。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奥地利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门蒂亚努先生(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向你致以罗马尼亚代表团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我们相信,在你能干的指导下,安理会在这一特别繁忙和微妙的会期中将能完成其任务。

我国也利用这一机会对你的前任、奥地利的彼得·霍恩菲纳先生致敬，他对此当之无愧，因为他以堪称楷模的方式主持了三月份安理会的正式和非正式会议。

我十分满意地代表我国代表团对我们的新同事，科特迪瓦常驻联合国代表兼安理会代表让-雅克·贝希奥先生表示执行欢迎。我们预祝他的使命圆满成功。

今天我们通过了安理会关于题为“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局势”的议程项目的第14项决议。作为这项决议的提案国之一，罗马尼亚特别重视其所有条款，认为执行这项决议的确会在最终解决波斯湾危机和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安理会各成员国熟知我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强烈认为以武力对付一个主权和独立的国家是没有理由的。因此，罗马尼亚谴责对科威特的吞并，并要求伊拉克军队从科威特全部、无条件撤出。罗马尼亚支持安理会所有旨在解放科威特的决议。这一立场清楚地反映了罗马尼亚在国内和国际生活的一切领域中对道德和法制的坚强和一贯的承诺。现在我们有机会看到安理会采取行动的具体结果，因为伊拉克终于明白，除了尊重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之外，别无它途。因此，当前的会议使我们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再次对恢复科威特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和恢复其合法政府表示欢迎，并欢迎安理会第686(1991)号决议标志着取消根据第661(1990)号决议而采取的所有适用于科威特的措施。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刚才通过的决议是至为重要的。它证明了安理会的基本目标之一已充分实现。科威特现在享有国际社会的一个独立和主权的成员的所有特征。对我国来说，这不仅在一般的政治方面，而且在具体外交工作方面，特别令人感到满意。不久前罗马尼亚恢复了在科威特城的大使馆，并将在各个合作领域以及国际组织中继续发展同科威特的关系。

我国代表团无意将第687(1991)号决议的条款区分等级，这些条款应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和解释。然而，谁都不能无视第33段的政治、法律和具体价值，安理会通过这一段宣布，在伊拉克正式通知秘书长和安理会表明其接受今天通过的决议的各项规定时，伊拉克和科威特及根据第678(1990)号决议同科威特合作的会员国之间的

正式停火生效。我们预期伊拉克不久将按要求作出关于接受第687(1991)号决议的通知。

有人曾正确地指出,和平解决海湾危机企图的失败为伟大的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的伊拉克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苦难。我们对于人民的牺牲和受苦深为遗憾。这些牺牲和苦难的确是巨大的。但谁也不应忘记谁应对入侵科威特、爆发战争及其悲剧性后果负全部责任。因此,第687(1991)号决议应由伊拉克全面执行。它将有助于结束现存的局面并使伊拉克人民能够重新跻身于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之中,并致力于重建该国经济基础设施,致力于全体伊拉克人民的福祉。我们深信明天的伊拉克将得到国际社会中的所有国家的尊重和同情。

我国代表团感兴趣地注意到第687(1991)号决议关于设立一个基金,以支付外国政府、国民和公司因伊拉克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向伊拉克所提要求的赔偿规定。我们理解,执行这些规定将不影响执行安全理事会第661(1990)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安全理事会应该极为严肃地注意会员国依照《宪章》第50条的规定提出的援助要求。所有援用第50条的国家都因执行第661(1990)号决议规定的措施而面临特殊的经济问题和困难。安全理事会十分了解执行对伊拉克制裁措施的代价,因此,我们希望,安理会对1991年3月25日21个会员国给它的备忘录(S/22382)采取恰当措施。我们还希望,安全理事会为满足根据1990年9月24日第669(1990)号决议提出的有关建议所指明的31个国家的需要作出宝贵贡献。

同时,我国代表团要强调第687(1991)号决议第17段的实际重要性,安全理事会通过该条款决定,1990年8月2日以来伊拉克关于废除其外债的所有声明无效,并要求伊拉克严格遵守它对其外债还本付息的一切义务。

安全理事会今天通过了一项在各方面都十分特殊的决议。我们铭记它对海湾地区、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联合国在建立和平过程中的作用的深远影响。秘书长被赋予许多新的任务。其中一些任务,甚至大部分任务都十分新颖。执行该决议成功

与否将取决于秘书长在这项努力中的成功程度。因此,我国代表团愿重申,它将完全支持秘书长在本世界性组织有史以来这一非常重要时期执行其崇高的使命。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联合国生命的一个新篇章。现在至关重要的实质性工作是保证使伊拉克无法进一步违反《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我们同其它代表团一样随时准备在安全理事会中作出努力。这种努力应导致本机构的团结得到加强,以便充分执行有关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局势的各项决议,并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拟议中问题的独特情况和安全理事会对此所作出的决定应该成为我们为促进发展世界新秩序而共同努力的里程碑。这种世界新秩序应该是一种和平、合理的秩序,应该建立在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珍惜的普遍法律准则、原则和价值观念基础之上。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罗马尼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要以比利时代表的身份发言。

安理会刚才通过的这项决议标志着伊拉克和科威特危机的转折点。的确,如果伊拉克接受其规定,该决议将建立正式停火,并为两国关系持久正常化奠定基础。

致力于保卫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联合国各成员国将对此感到欢欣鼓舞。

这次正式停止敌对行动是旨在根据《宪章》制定的手段恢复法治的长期进程的最大成就,比利时对此特别表示欢迎。这一进程将载入联合国的史册。

几个月来安全理事会的行动表明,国际关系可以适用通过多边外交进行政治合作的基本原则。联合国有时所目睹的对抗现在显然应该一去不复返。现在应该不懈地利用安理会在这个考验时期所表示的精力和政治意志,和平地解决其它冲突,并对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其它问题进行卓有成效的审议。

当该决议就此为这个痛苦的一幕剧降下帷幕时,它却通过为海湾区域规定若干从此适用国家间关系的原则而开创了新的篇章。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它十分重视的一些问题在该决议中占据突出的地位。

首先,必须让联合国负责执行该项决议。联合国授权曾通过合法使用武力重建

法治,现在联合国应该在和平时期维持这一法治。

秘书长已被赋予许多困难的任务。他可以对我国政府的充分合作感到放心。

在这方面,,派遣观察员监测科威特和伊拉克之间的边界是一项重要的初步步骤。

由安全理事会保证两国均已承认的国际边界不受侵犯是一个例外的步骤。我国代表团视其为是在特殊情况下重申国际法基本准则,公然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将迫使国际社会采取空前的集体行动。

第二,该项决议对减轻战争对伊拉克人民的影响非常关切。比利时对援助伊拉克人民的政策表示欢迎,临时取消制裁委员会实施的食物禁运就构成了这一政策的内容。我们只能对不久将一劳永逸地取消禁运表示高兴。

我们还注意到,该决议虽然坚持伊拉克支付公平的赔偿,但它尤其在第19段并未说并不禁止创造条件,以便重建伊拉克经济。

最后,案文表明,伊拉克如果今后愿意遵守国际法和《宪章》,将必须如何去做。允许伊拉克恢复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的基本措施包括,放弃诉诸并放弃鼓励恐怖主义,并在区域军备管制的范围内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在我国遵循的各项概念,包括尊重国际法和维护区域平衡之上还有人的方面。在此我想的是尊重人权,特别是少数民族和宗教上少数人的人权。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4月2日秘书长代表库尔德人和什叶教徒难民发出的呼吁。

我国政府认为,伊拉克当局应当允许目前在伊拉克从事人道主义活动的国际组织和私人组织不受限制地接触受难人口。这样做是非常重要的。伊拉克政府应当尊重它所作的承诺,即保证公平分配向伊拉克全体人民提供的粮食和人道主义援助,副秘书长阿蒂萨里先生在从伊拉克执行任务回来后立即拟定的报告提到了这一承诺。

最后,我要指出,我非常高兴地看到科威特人能够再次生活在自己的主权、完整和独立都得到恢复的国家里,并且不再受到他们曾受到的威胁。毫无疑问,他们

仍将不得不解决一场非常野蛮和具有破坏性的占领遗留下来的严重问题,但现在他们可以全力以赴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比利时愿助一臂之力。

现在我恢复我作为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科威特代表希望发言,我请他发言。

艾希拉桑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很抱歉在这么晚的时候发言,但我希望对伊拉克代表提出的一些观点发表下列意见。

第一,伊拉克代表详谈了伊拉克受到的破坏——似乎伊拉克是受害者。他似乎忘记了他的国家对科威特进行的侵略的性质,忘记了我国受到的大规模破坏,忘记了继续燃烧着的大火,忘记不仅属于科威特人而且也属于该地区所有人民的空气正受到毒化。事实上,科威特境内现在正在燃烧的油井已带来了严重的污染,这一污染不仅限于科威特,而也扩大到整个海湾地区,甚至扩大到印度,并且将影响公共卫生、农业、土壤。

伊拉克代表看来似乎轻易地就忘记了他的政权在被击败前仅几小时内做的事情。但他确实还记得曾经对伊拉克使用过可能在伊拉克人民中导致某些疾病的武器。

第二,伊拉克代表谈到了他的国家应得赔偿的权利。我认为伊拉克代表最没有资格谈赔偿问题,因为伊拉克和伊拉克军队进行了抢劫、掠夺、并破坏了科威特整个经济基础设施;现在他们很不情愿归还抢走的财产,尽管他们宣称他们愿意这样做。

第三,伊拉克代表说,安全理事会以前从来没有强行规定过边界,伊拉克认为第687(1991)号决议关于边界问题的段落是对伊拉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他说伊拉克因此保留其合法权利。这与无条件接受安全理事会决议是背道而驰的。

事实上,在安全理事会关于划分边界的要求和第660(1990)号决议执行部分第3段之间并没有矛盾。在这方面我希望阐明下列两点。

第一点是,决议中规定的边界并不是强加给伊拉克或科威特的。相反,这是两

国于1963年10月4日商定的。事实上,边界并不是一个有任何争议的问题。文件S/22432阐明了这一点,该文件对伊拉克和科威特就边界问题以及两国在这方面达成的协议性质进行了说明。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不过是划分边界,这才是该决议的主旨。

我关于这一点的第二个意见是:我们感到不解的是安全理事会正要求秘书长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以便划定分界怎么侵犯了伊拉克边界。通过划定边界,安全理事会将要对伊拉克在遵守法律文件和条约方面的信誉进行考验。如果伊拉克有这种信誉,安全理事会就不必对秘书长提出要求,或决定保证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问题是伊拉克缺乏信誉。正如安理会所知道的那样,伊拉克入侵了科威特,占领了它并吞并了它。因此,在这一侵略和吞并之后的伊拉克和科威特之争就不再是边界之争了;而它已成为贪得无厌的问题。

我们的理解是伊拉克应当无条件接受今天通过的决议,我认为这是安全理事会内的共识。伊拉克代表早些时候曾说,伊拉克保留其关于边界的合法权利。这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条件,而这一条件违反,而且实际上阻碍了伊拉克正式接受这一决议。

主席(以法语发言):现在我请伊拉克代表发言。

安巴里先生(伊拉克)(以英语发言):我很抱歉在这么晚的时候发言。我要求发言并不是为了对坐在我右边的那个一贯被我称之为即无个人特征又无国家特征的人所说的令人厌恶的话进行反驳。他根本不配得到我的反驳。但是,对一些代表提到的伊拉克库尔德人问题和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的人权问题我要说几句话。

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军侵略伊拉克之前,所有伊拉克人都团结一致,和睦相处,共同守卫着自己的国家。所有的伊拉克人,无论阿拉伯人还是库尔德人,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人都是这样。我不想使用“什叶派或逊尼派”这一类的词,因为对什叶派和逊尼派进行区别是一个非常低劣的手段,其目的是把伊拉克的穆斯林分成两个相互敌对的派别。

但是,在对伊拉克实行轰炸以及在2月底实行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后,以前躲藏在一些邻国的一些破坏分子,渗入伊拉克国际边界,开展颠覆行动,射击并摧毁建筑

物、医院、学校，他们是在利用伊拉克军队在敌对行动停止后所处的形势。在伊拉克军队得以赶走他们时，他们不得不逃出伊拉克，避免与伊拉克军队的对抗。因此，没有枪击与流血事件，他们很快又得到某些外国的保护而安然自在。他们撤出时——同以前的许多情况一样——通过胁迫或恐吓迫使许多农民和无辜公民参加他们的行列，逃离他们所道听途说的化学武器和屠杀，这些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指控。

就伊拉克而言，我们认为这些人不仅无辜，而且是伊拉克社会和人民中非常宝贵的部分。我必须指出——这是为了记录在案、也是为了告知世界其他人——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是最高尚和最优秀的人。我认为对于生活在土耳其的1 200万库尔德人和生活在伊朗的大约800万库尔德人，我们也可这样描述他们。然而，对于伊拉克的250或300万库尔德人而言，我们对他们感到骄傲，他们是伊拉克社会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们享有自治权、公民权，他们对成为伊拉克人感到自豪。

对于任何难民——很令人遗憾，他们的人数很多，包括在土耳其、伊朗和其他地方的难民——伊拉克政府一再明确指出，现在也明确指出，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和平地回到其家人、国家和家园的怀抱。我们在此方面愿与邻国合作，以便以有秩序的和平方式、并让这些难民带着所应有的尊严将他们遣返回国。

任何接壤或不接壤的国家如果利用伊拉克及其库尔德族居民正在经历的局势，干涉伊拉克的内政，从而企图避免某些国内问题，并在国内取得某些政治资本，那将是残酷而又具有讽刺意味的；一方面宣称主张国际慈善和捐助，而另一方面把这些国家的破烂挂在伊拉克身上，那也是残酷和具有讽刺意味的。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必须指出，我对伊拉克代表提及其科威特同事的方式感到遗憾。

发言者名单上已经没有人发言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本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安理会将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下午4点35分散会。